保证

山西省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一章　京城爷儿们（1）
- 第一章　京城爷儿们（2）
- 第一章　京城爷儿们（3）
- 第一章　京城爷儿们（4）
- 第一章　京城爷儿们（5）
- 第一章　京城爷儿们（6）
- 第二章 一切都乱套了（1）
- 第二章 一切都乱套了（2）
- 第二章 一切都乱套了（3）
- 第三章　初恋情人出国了（1）
- 第三章　初恋情人出国了（2）
- 第三章　初恋情人出国了（3）
- 第三章　初恋情人出国了（4）
- 第三章　初恋情人出国了（5）
- 第四章　宝马X5（1）
- 第四章　宝马X5（3）
- 第四章　宝马X5（4）
- 第五章　邂逅美女（1）
- 第五章　邂逅美女（2）
- 第五章　邂逅美女（3）
- 第五章　邂逅美女（4）
- 第六章　朋友妻可戏（1）
- 第六章　朋友妻可戏（2）
- 第六章　朋友妻可戏（3）

第一章　京城爷儿们（1）

这四九城上笼罩着各种神话，过去的岁月有多少外乡人留驻于此已不得而知，就说现在，每年不知道有多少人来这里追寻梦想，这些攻京大军中绝不乏倾国倾城之色。

1

毛子一哥们儿——李光要结婚了！

李光，毛子大学时的一个师兄，但比毛子小一岁，两人臭味相投，最后李光倒认毛子当大哥。这个大哥绝对不是乱认的，每次见面他必然先恭恭敬敬地称呼毛子一声，下来再说骂。

此君身材矮小，自称一米七，但从来不让别人探究他的身高。长得也很抱歉，我总觉得他长得倍儿像小时候看的电影《唐伯虎点秋香》里员外家那个弱智儿。满脸就一个鼻子长得还算对得起人，是那种很挺拔的鹰钩鼻（我们一直很怀疑他的种源问题，那鼻子绝对不是南方盛产的），但是跟他的五官堆到一块儿显得整张脸特阴森恐怖，怎么看怎么别扭。

李光心气小，芝麻大点事儿能记到下辈子，而且最关键的是，这种人往往善于并喜欢捡芝麻。李光虽然脸长得很抱歉，但见了人就跟见了自己大爷似的满脸堆笑，当然，前提是你能入他的法眼。

说实话，我看李光一直不怎么上眼，说起来也算是小有原因。

2005年的时候我们银行新推出一种学生信用卡，为了占领市场，给我们每个人分了四百张信用卡的任务，办出一张卡提七十块钱，对客户还有礼品赠送。

说来这也算不上什么任务，应该算趟油水活儿，北京一向是高校云集之地，加上近几年大学扩招以及各种民办合办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近百万的学生资源早就成了各行业眼中的一块肥肉。

拿我们银行当时推出的学生信用卡来说，如果能抓住五分之一的学生资源，每个学生每年持卡消费两百块，那一年就是小半个亿，学

生这一块绝对是信用卡发展领域不能忽视的资源。

我当时正跟毛子倒腾他那所谓前途无量的中介公司，除了上班剩下的时间都被他带得团团转，所以压根就没想自己去做这事，只想着寻找个下家发配出去，从中抽点儿提成也就得了。

那天跟几个哥们儿吃饭，中途毛子打电话说要过来，顺便介绍一哥们儿给大家认识。

看见他带着李光走进来时，我和雷子当场就笑翻了，直叹造物主的创造力，这般模样的家伙他都造得出来，那得多高超的抽象思维啊！

毛子白我们一眼，有点不高兴了，我俩也就硬憋着，若无其事地寒暄客套，但最后还是没忍住露馅儿了。

毛子介绍完各位“神仙”后我不经意看了李光一眼，正看见他把嘴唇翘上去耸鼻子，模样怪得那叫一个离奇！我当时就把酒全喷出来了，雷子在桌底下对着我小腿就是一脚。

李光也不含糊，坐下马上又站了起来，端着杯说：“哥儿几个我长得寒碜了点，可能吓到你们了，这杯酒算我给哥哥们压惊的。”说完一仰脖干了，弄得我和雷子特尴尬，毛子赶紧一阵白话给我俩圆场。吃饭时我无意说了办卡的事，问谁谁不干，我也没当回事就过去了。

第二天李光就给我打电话说他想办这事，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他了。放下电话觉得应该跟毛子通一下气，我又给毛子打电话说这事儿，毛子说给他就给他吧，以后就都是哥们了。

我想了想决定给他每张提成三十五块钱挺合适的，就约了时间把事儿交代给他去办了。

结果过了两三天他就打电话约我出去吃饭，我以为是要谢我，美呼呼就去了，结果这孙子一阵寒暄后就跟我倒苦水，说去学校办卡校方要打点，还要花钱租场地，还得雇人帮忙，都快愁死了。我一听气就不顺，没怎么答理他的话茬。

过会儿我借口去卫生间，在走廊里给毛子打电话，埋怨他说：“你丫这一什么哥们啊，怎么这么贪啊！”毛子那边乱哄哄的，随口说他人还不错，这也刚认识，让我看他老人家面子，能多给就再多给点。

我回到桌上李光还是接着诉苦，本想难为他会儿，可这孙子越说越来劲，我不耐烦地摆摆手说给你四十块钱一张，再不能多了。

李光感激得就差跪地下磕头了，说什么也要自己连干三杯。我看着他不知真假的谦卑，心里直呕，不痛不痒地聊了几句，借口有事走了。

一个多月后李光给我打电话说给我准备了一千块钱，当是谢我的，让我给拒绝了。我心想老子一张口多给你两千块，你回过头拿一千块钱来跟我这买面子，跟我玩儿阴啊！

从这件事以后我就挺烦他的，但李光好像什么也看不出来，见面就说那次的事儿得谢谢我，改天请客。但他一直拿嘴请着，从没见下力气张罗过，我估计他应该也明白，就是他真想请我也未必去。

第一章　京城爷儿们（2）

2

李光要结婚，虽然他满心欢喜向往不已，但还假惺惺地说不忍心抛开自由的日子，不忍心留下毛子一个人在孤家寡人的黑暗中，非吵着要毛子叫上几个哥们儿大家出去乐呵乐呵。

毛子在电话里说什么也要算我一个，还警示我不要奴性不改，说周末是工人阶级狂欢的日子，要把自己从责任田上解放出来，我跟他瞎对付说我还没责任田呢，这不是到处租地种嘛。毛子在那边好像有事了，扔了句“不跟你丫扯了”，讲了详细地址也不问我到底去不去就挂了电话。

我第一个念头就是坚决不去！放着我正在跟一个东城的小护士沟通交流不说，就是闲着没事我也懒得往这种事上凑合，更别说还是李光的事。

这种场合去了肯定玩不起来，不光得时刻想着本次聚集的主题，时而询问某人的内心感受哪怕心里知道他也就是做做样子，走走排场，还要装作深感同情，极尽安慰，恨不能舍身代之。这些本来就够肉麻了，再放到李光身上，我估计自己受不来。

我跟那个小护士正聊到兴头上，她头像一闪忽然说她男朋友回来了，再见都没来得及说就跑了。

我看着小护士黑下去的头像一阵懊恼，她男朋友什么时候回来不行，偏这时候坏老子好事！正闷闷地抽烟，毛子又打电话来了，催我快点动弹，我伸了个懒腰说真不想去了，他提高声调说：“你快过来吧，顺便也见识一下什么叫霹雳恋爱闪电结婚！”我听他这么一说，不禁好奇起来，但是再细问毛子什么也不说了，就一句话：“你过来吧！”

下了楼，开上毛子的桑塔纳，我径直朝清河飙去。路上发现车子后面吱吱直响，心想这破车，快报废了！

这车是毛子的，原来在他手里时爱得跟命儿似的，后来他开公司当大款的梦想破灭了，他老爸看他闹心就给他买了辆二手本田，毛司令大手一挥说把这车给我当腿儿了。

给我那天，他在楼下当我面儿把车一阵狠擦，最后才依依不舍地把钥匙交给我，那辛酸不舍的样儿跟往外嫁闺女似的，还是倒贴了大笔嫁妆的。

我钻进车去鼓捣着老想走，他硬是拉住我说就是借给我开的，要我珍惜着点儿，哪天往回要了还得是这模样，我觉得这小子表演得有点过火了，把他伸进窗子毛乎乎的脑袋推开，骂了一声绝尘而去。

这车到我手里刚开始我还想着毛司令的话，当宝贝儿似的爱护着，后来可能是年头久了车子毛病不断，我也就不怎么在意了，近一年更是什么毛病都跳出来，眼看就要报废了。我一直想着狠狠心换一辆好点的，可是钱还差点儿，也只能先用它将就着。

到了地儿一看，附近根本没车位了，转了半天最后钻进一个小区里，才把车停安稳了。

北京这些年的发展在咱平头百姓看来也就是两个表现，一是花里胡哨的楼层不知不觉间一片片地拔地而起，再就是街上的车，多得跟闹了蝗虫灾似的。

记得我们小学那会儿，大街上跑的各种机动非机动的车把轱辘都加起来也没有现在的发动机多，这些发动机跟病毒的心脏一样，钻进形色各异的铁壳子里到处流窜传播。

你要是不弄这么一辆车吧，看别人眼馋，弄一辆就发现伺候着比伺候老子都费神，找不到停车场咱不到处乱窜也就罢了，有时候被瓷瓷实实地堵在学院路上，我恨不得跳下车脱光膀子奔过去！

等我晃进学知园乾坤酒店地下的台球城时，人都齐备了，毛子见我就骂：“你小子屁股打井，架子大了啊，再晚来会儿我们都收杆儿了！”

我呵呵一笑算是赔不是，李光见了我赶紧迎上来一脸媚笑着说：“领导都是最后才出场的。”“别，”我指了指毛子说，“领导在那呢，徐董事长。”毛子骂了我一回接着打球去了。

我找张椅子坐下来，一边指点着雷子打球一边四处看，想找个美女养养眼，找了一圈也没个成形的，心里有些失落，也有些不解。

几百年的古都文明，北京一向是近代中国文化和经济的核心，这四九城上笼罩着各种神话，过去的岁月中有多少外乡人留驻于此已不得而知，就说现在，每年不知道有多少人来这里想追寻梦想，这些攻京大军中绝不乏倾国倾城之色。

可以这么说，你去到北京的任何一个娱乐场所或者商业街，全是美女的可能不大，但是想不看见一两个让你怦然心动的，那倒也不是容易的事。我这几扫之下居然没找到养眼的，看来今儿算是完成了一项艰难的任务了。

看见李光跟毛子打球，握杆的姿势怎么看怎么别扭，跟要去捅马蜂窝似的，李光瞄了半天，要打了还抬头看毛子一眼特恶心地笑一下，毛子好像早对他有免疫力了，抬了抬下巴面无表情地示意他快打，一杆出去，球进了，别看这孙子姿势不怎么样，球打得还挺漂亮。

转过头来我忽然觉得李光其实挺可怜的，听说他家里还有个妹妹在上学，爹娘岁数都大了，全指着他。这小子一天跟我们混在一起无非就是想多找点关系多赚点，毛子倒是经常给他找些边边角角的活儿。

其实李光这人挣钱的能力还可以，特别是肯吃苦，所以别人觉得没什么赚头的差事他也能挤出些油水来，至于做人那样孙子，可能是压力太大吧，让生活给逼的，一天见谁都低三下四的也挺不容易。我正胡思乱想着，雷子走过来非要拉我切磋切磋，我也只好脱掉外套跟他比画比画。

到了七点多大家都说饿了，嚷嚷着要去吃饭，我们收拾收拾就奔火锅城去了。

3

记得以前大伙儿出来小聚，基本上是中规中矩地找个包间，点两个京酱肉丝、鱼香肉丝之类的大众菜糊弄着往下顺酒。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四川重庆火锅一夜之间挤进京城的大街小巷，还没纳闷过来大家就已经习惯了几个人围着热气腾腾的不锈钢锅推杯换盏。

还别说，尤其是在冬天，那锅里的白色水汽一腾起来，感觉桌上诸位瞬时都亲近了不少。现在大锅时代已经随着人们的头脑被健康自爱武装起来渐行渐远，每人一个小灶的吃法流行开来。等我们回过神来琢磨着是不是该对这异乡摧枯拉朽跳上桌面的吃法声讨抵制时，还真离不开这口儿了。

进去后我先去了趟卫生间。出来时服务员把我领进包间，我一看，桌子上的阵势都已经摆开了。

长方桌，李光坐在对门的位置上，一桌子的人都侧头看着他，看样子是在等他倒“苦水”了，见我进来李光憨憨地笑着说：“我说我坐这主位不合适，毛哥非要我坐这。”

我见他那猥琐样心里不爽，随口说：“你不坐那谁坐那，要不我替你结婚？那就换我坐过去。”大家听了都跟着起哄，我也挨着雷子坐了下来。

过了会儿服务员上了酒，毛子清了清嗓子看看李光说：“开始吧。”大家都跟着起哄，我没什么反应，在那摆弄手里的钥匙。雷子边倒酒边说我，：“你丫还别不热烈，一会儿他说了你就劲爆了！”我刚想细问电话突然响了，我一看是东城小护士的，赶紧跟大家摆了摆手，跑走廊上接电话去了。

这个小护士并不是我简单的网友，她是我一同事弟弟的同学，说起来关系挺复杂的。

前些日子我牙疼又没时间去看，在办公室一天到晚愁眉苦脸地挺着，同事见了说他弟弟就是个准牙医，非要帮我问问看，结果他弟弟在电话里说他有个同学正好在东城一家口腔医院当护士，那家医院还不错，建议我去那里看看。

我一想反正在哪也是个看，有个半熟不熟的人也不错，最起码能减少点儿对医院自然的恐慌感，于是就要了这个护士的电话，事先也没联系，当时想也没想对方是男是女，或者说，那时候我突如其来地单纯了一把。

我初中时就看过牙医，对牙医的喜爱程度不亚于我对医院的恐惧，当然，前提是女牙医。

在我的印象里，女牙医戴上口罩后都是美女，摘掉口罩也看得过去，当然这还不是我喜欢她们的主要原因。

不知道是我见得少以偏概全了还是事实就是如此，女牙医们总是很丰满的，最起码胸部是这样。看牙时把你放倒在台子上用胸部紧紧地抵着你的头，还不时轻声问你的感受，那种来自异性的柔软以及看似不经意的询问总给人一种女性特有的安慰，再焦躁的性情，也获得暂时的宁静。

记得初中时去看牙那次，我中途竟然昏昏沉沉地差点睡着了，唇齿间的疼痛弥散在女医生胸前的起伏中，让我将近麻痹。从那时候起，我就对女牙医有种特别的感情，甚至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向往找一个女牙医做老婆，后来想想每天都会有那么多人来分享我老婆的胸部，只能作罢了。

周末我推了别的事情还特意打扮了一下就直接开车过去了。

到了医院一看人也不多，就直接挂了号也没找那个护士。结果到诊室外一看，我当时就蔫了——里面的牙医是个男的！看样子岁数还不小了。

我心想百年难遇我牙病发作，终于与牙医姐姐相约于此，怎能让一个老头子占我便宜！于是赶紧给护士打电话，电话一通，那边传来

甜甜的声音，我一激灵：是个女的！而且根据我的经验八成还是个美女。不过仔细一想护士本来就是女的占多数啊，只是自己当时没往这方面想而已。

我跟她约了在二楼见，等她带着询问的目光出现在楼梯的转角时，我满心欢喜——果然生得俏，特别是笑起来时，有两个小酒窝感觉甜甜的，特可爱。

简单地寒暄了几句，我就问她能不能帮我换个医生，但又不能说我想找个她这样的美女给我看牙，我就跟她胡掰说从小我爷爷对我就特严厉，都给我留下阴影了，我见了老头就害怕。我刚说完，那边已经咯咯笑得清风杨柳、花枝乱颤。

我以为她这肯定是答应了，没想到她脸色一正，告诉我那个医生原来是军医，手艺了得，让我就在这看。我正想再磨叽磨叽争取下千载难逢的机会，她忽然开口说我要是真的害怕就陪我一起进去看！我把到嘴边的一窝子话生生憋了回去。

我也摆出一本正经地说："怕，我真的特怕！"

第一章　京城爷儿们（3）

4

躺在椅子上，那个老头在我嘴里不停地倒腾着。我侧眼瞟了小护士一眼，她正看着我，手在身前紧紧地握着，好像正为我担心呢，看见我瞟她好像脸还红了，我心里一紧：多纯洁的一个小姑娘啊！这个念头害得我差点不忍心招她了。

但想归想，酒肉要是不能穿肠而过那佛祖还怎么留心中啊！我一边假装老军医弄疼我了，轻轻地呻吟出声，手一边使劲划拉着，老军医看了我一眼坏我好事："你别乱动，影响我，你这个应该不疼，离神经远着呢！"

我大声哼哼了几下表示抗议，美丽善良的小护士犹豫了一会儿最后还是走了过来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我高兴得差点忘了处境跳起来！她的手软软的，凭感觉手指很纤细，嗯，我就喜欢这样的手。

这个老军医手艺还是不错的，动作很娴熟，也很细致，一倒腾就是一个多小时，我和小护士握着的手都出汗了，抓着她滑溜溜的小手儿，我内心那叫个澎湃。

最后老军医终于倒腾完，拍拍我示意我起来漱漱口，结束了。我真希望他再倒腾会儿，极不情愿地起了身。

坐起来故意漱完口下了地才松开小护士的手，漱口的时候她轻轻地试探着抽了抽手，见我没松开也没再动，我又一次感叹：多善良的一个小姑娘！站在镜子前上下左右看了好几遍，嘴里的牙都好好的，虽然不甘心，但实在没借口再躺回到那张椅子上了。

出门口时我侧身凑到小护士耳边嘀咕："不好意思把你弄湿了。"她停下来转过头惊异地瞪大眼睛看着我，像个受伤的小动物似的。我坏笑了下，指了指说："你的手。"她的脸马上红了，扭过头先走了。

我嚷嚷着要她慢点，说我牙疼。小护士回过头来，脸已经恢复正常，我正惊奇着她的脸变化如此之快时，她看了看我又露出了标准的微笑："你又不用牙走路，快走吧，出来这么久我要挨骂了。"我讪讪地笑了笑，跟在后面。

还会联系她那是肯定的，但觉得聊天的话要是直接打电话，按现在的进展好像显得太唐突了，于是跟她要QQ号码。小护士犹豫了一下，写在了一张名片上，我没细看便打趣说："你这护士当得挺有范儿，还有名片呢！"她笑了笑告诉我是她男朋友的。

我听了马上做出一副悔恨不已的表情，我说："我怎么就没早点碰上你呢？都是我的牙不争气，坏得太迟了！"

小护士随口说："我也是刚来不久，你早来我还不在呢。"

我一愣，她的回答倒是让我有点意外，同时心里也暗暗自喜，看来我起码没有让她反感什么的，想了想也没再说什么，转头走了。

我都出了门口了她忽然叫住我说："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我说："张强，弓长张，强壮男人的强。"她又笑了笑，我回了个笑容转身继续走，听见她在身后说："我周四下午和晚上都在线的！"

我没再回头，手在身前打了个响指，向停在门口的桑塔纳走去。

上了车我赶紧把她给我的名片拿出来看，她男朋友叫李峰，是个开文印店的。我把背面她写给我的QQ号码记到手机上，顺手一揉，摇下车窗将名片扔了出去……

5

这已经是两个多月以前的事了。最近我一直在跟她联系着，但听她话里话外的也找不到她想出轨的迹象，只能先稳着她，等等机会。

我刚接了电话还没开口说什么她那边就问："强子你在干吗呢？"声音听起来软软的。

我觉得她今天有点异样，想了想问她是不是跟男朋友吵架了，小护士嗯了一声。我心想这王八犊子！这么漂亮可爱的女人不放心里捂着还欺负她。

我告诉她我这有点急事，正跟客户吃饭呢，我尽量早点撤，一会儿打给她接她出来散散心。

小护士有点失落地说："你忙吧，我一会儿也就没事了，不打搅你了。"

我装作情绪激动义不容辞地说："你这丫头说什么呢，咱们谁跟谁怎么就叫打搅了呢？你等我！"心里却盘算着这么好的机会我怎能错过呢？

她那边没再说什么，估计是同意了。

回到桌上他们已经耍开锅了。我进门看见李光正在毛子的"扶持"下灌酒，脸上满是兴奋的表情。坐下来我问雷子李光抖出多少料了，心里想着怕把精彩片段错过去。

雷子抿了口酒说："你还真把最精彩最激动人心最出人意料的给错过了。"我给他一下催他快说说怎么回事，心里急切想知道谁被门挤到脑袋了要嫁给李光。雷子故弄玄虚地摆了摆手说："你喝一杯，喝一杯我就告诉你。"

我看雷子开始卖关子了，转身问毛子："徐董，快说说光嫂到底是何方神圣。"雷子一看毛子想说话了，又吵吵着伸过脑袋捣乱说："你丫成心的，什么叫光嫂啊，人家什么时候光了让你看见了？"

"你快说啊，成心逗我！"我伸手扒拉开雷子的脑袋催毛子赶紧张嘴。"你问雷子吧。"毛子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雷?说。

我看毛子的眼神怪怪的，再回头看雷子，这孙子还是没心没肺地笑着，手里端着酒杯直直地看我。

"你丫赶紧说吧！"我夺过酒杯说完就往嘴里倒酒。

雷子凑到我耳边嘀咕着："王娟，就是上次跟咱们一起玩的那个王娟，记得吧，就是挺正点儿那个……"

"你丫再说一遍，谁？！"我一口酒没咽下去，差点呛到了，放下酒杯看着雷子说。雷子不耐烦地推着我的手说："就是王娟，那个卖楼的王娟，你赶紧把酒喝了，别跟我这耍赖。"

我脑袋轰地一下，怔怔地看着雷子，他有点茫然地问我：“你怎么了？你也惦记着啊？你别说也就是我那天喝多了，要不非跟她套套近乎不可。”

我回过神来跟雷子遮掩着说：“没事，你丫别乱说，我就是觉得李光便宜占大了。”一仰脖把酒喝了下去。

接下来的时间我就没怎么说话。我终于明白毛子为什么那样看我了，这事儿今天坐在这里的就他知道，还是我无意中说给他听的。

第一章　京城爷儿们（4）

6

雷子提到的王娟，是小寒看房时认识的。王娟是林大毕业的，没找到对口的工作，在南三环的一个楼盘做售楼小姐。

那天我们一起喝酒觉得全是男的没意思，小寒顺口说正好他刚认识一个卖楼的，就是不知道人家肯不肯赏脸。

哥儿几个听了就逼着他试试，他打电话过去嘟囔了半天还跟那唠叨着，看样子那边不怎么愿意。

我夺过电话放在耳边，对方也半天没动静，然后就开口说："不是小寒了吧？"第一次听见王娟说话，觉得她的声音听起来有点憨，但是很舒服。我说我不是小寒，是他哥们，我说你过来吗？王娟难为情地说那边有客户不方便。

我一听这话来了主意，松松领子开始发功："嗨！我准备结婚呢，想着看看房子，最好南三环附近的，离家里近点回去看老人也方便，你要忙就算了，我再找找别人。"果然，我话音还没落下，王娟就动心思了："你还挺孝顺的，我这边也快完事了，一会儿马上过去！"

我挂了电话学小寒的口气说他："瞧你娃那点出息，这么点事都办不成！"

对于陌生女人，有些人总觉得她们故作清高难以搭讪，其实这不是女人的错，错在男人本身，是自己没有找好突破口，找个冠冕堂皇的借口然后借机充分发挥优势掩盖劣势手脚并用瞒天过海，这是我出道不久便悟得并屡试不爽的战略。

李光已经喝多了，坐那儿哭哭啼啼地不知道跟毛子诉说什么沉痛往事，毛司令也有点喝高了，口齿不太清楚但很激动地大声嚷嚷着。

我攥着杯子四处乱看，忽然看见一个女孩朝这边过来了。

个子挺高的，估计怎么也到一米七了，穿的粉色长衫，下面是黑长袜配棕色的靴子，头发慵懒地在脑后挽着，五官落落大方，看起来

蛮漂亮的。

我刚想指给雷子看，小寒晃晃悠悠站起来招呼着："快来小娟，这边这边。"我一听，看来这妞儿就是王娟了！心想今天运气不错，还骗来个大美女。

王娟看看这边犹豫了下，走了过来。小寒也喝多了，丝毫不顾及形象催着王娟："你快点啊，我们哥几个又不是流氓！你犹豫什么啊？"

女孩走过来时我上上下下狠狠盯了她几眼：身材蛮好的，细腰长腿，前凸后翘，走起路来杨柳轻拂让人遐想。王娟发现我在看她，有点儿害羞地冲我笑笑，找了个位置坐下来。

小寒的殷勤劲儿上来了，一边毛手毛脚地在桌子上腾地儿，一边口齿不清地说："妹妹，这都是我哥们，一会儿我再给你细介绍。"说完又赶紧招呼服务员加菜。

王娟捋了下前面的头发："不用了，我就是过来坐坐，刚在那边都吃过了。"我看王娟这架势怕自己瞒天过海的伎俩被揭穿，赶紧张嘴："这么不赏脸啊？怎么也得吃点，客户请也不请什么好东西，再吃点新鲜的。"

"那几个哥哥看来也不会请我吃什么好的。"王娟看了看我接着说，"干我们这行都是我们请别人。"

新加的菜上来了，大伙儿重整旗鼓吵吵着拼酒，小寒开始在那口齿不清地介绍着，一不小心把李光落下了，这孙子从瞄到王娟开始就清醒了，现在借机会跟小寒脸红脖子粗地纠缠着。

不愧是卖楼的，王娟的酒量还可以，谁提酒都不推，一仰脖就干。

看王娟脸上的红晕上来了，我开始端杯找她喝酒，她见我端杯脸上立刻浮上职业的微笑说："强哥你放下，我敬你，弄不好你就是我的客户了呢。"我一听，该来的总会来，看样子我得用用苦肉计了。放下手什么也没说，码过四个杯子倒满酒，一个接着一个全干下去了。

王娟看得愣了，东张西望想找个解释。我喝完打了个嗝儿，语重心长地说："哥哥该死，说实话我那一半儿还没找到呢，而且我还没做好结婚的心理准备。今天就是为了一睹妹妹的风采，把你诳来了，今天哥哥人就是你的了，要打要骂随你吧！"

王娟一听愣了下，但马上回过神来，端起酒杯抿了一口说："什么打啊骂啊的，正好，今天来这看到这么多哥哥我特高兴，本来就不想谈买卖了，正好！"我没想到她这么大方，惭愧地举着杯子说："妹妹你真够玲珑的，我得再来一个。"说着又一杯喝下去了。

7

喝着喝着我稀里糊涂地就坐到了王娟边上，天南海北地跟她聊了起来。我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从国际经济动荡不定一直分析到北京地产的前景发展，边说边喝，眼看王娟就要对我崇拜得五体投地了。

我找了个空当问她说："你们那行是不是都这么漂亮啊？有空给哥哥介绍几个呗。"然后装作无意把腿挨在她腿上。王娟醉眼蒙眬地看着我，装出一股子嗔劲儿说："哥哥这么花心啊，介绍一个不够还要几个啊？"说着话腿上也没什么大反应，看来是久经风月场见多不怪了。我坏笑着占她便宜："只能有一个那就是你了，我这人从不谦让的。"

毛子喝疯了，去车里拎回?瓶老白干来非要给干了。他就好这个，到哪儿自己车里都备着，一来劲就得弄点儿。这酒度数高，后劲也大，一开始我们都喝不惯，一来二去被他带得都能凑合个半斤八两的。

毛子回来把酒码桌上就来逗我，说："你小子占坑时间不短了，风水轮流转公平点，也给别人个机会，你赶紧过来办正事。"

我依依不舍地看了王娟一眼，装作不经意在她后背蹭了蹭，说："哥哥先战斗去，你等我凯旋抱佳人。"她笑了下没说什么。

毛司令真是喝高了，连哄带骗，最后我们四个人又把这三瓶酒全倒了进去。我坐着觉得脑袋一紧一紧的，知道得撤了，要不一会儿就

撂这了。我站起来催促大伙收拾着撤退，哥儿几个估计也都撑不住了，晃晃悠悠地站起来往外挪。

雷子去吧台结账，我们出去到路边等。李光一直没得到佳人青睐，可能是心情郁闷酒劲又返回来了，出门见了新鲜空气对着绿化带就吐，毛子赶紧伺候他去了。剩下小寒他们几个也都晃悠着到路边去拦车，毛子一边拍李光一边说："谁都别打车，一会儿我挨个送！"

我看了看王娟说："我送你回去吧。"她说："你喝成这样了还敢开车啊？"我说她敢坐我就敢开，她也不含糊，说我敢开她就敢坐。我边开车门边说行，那我就舍命送她上路。王娟笑着来打我："你才上路呢，我上路也拉上你垫背！"

我看王娟笑着晃头，脸红扑扑的，恍惚间看见了大学女友宣宣，一时愣神了。我的小宣宣，你在地球的另一端过得好吗？今夜我佳人身畔，醉酒宵歌，你是否会偶尔想起我？你最终是选择原谅我，还是将我淡化成一张没有五官的脸忘却？

看我发愣了，王娟不再拨弄头发，凑到我眼前说："强哥你没事吧？是不是我惹你不高兴了？"我挤了挤眼睛说："没事，佳人陪伴我乐还来不及呢！"说着拉上她钻进了车里。

进了车里我们都没说话，我也没急着打火，我俩就这样沉默着。

我能闻到从王娟身上传来的阵阵香气，女人与生俱来的体香被脂粉恰到好处地酝酿，要不是还有这凡间的烟酒味混合着，我真觉得这是一场梦幻，潮湿的梦幻。

闭着眼睛，眼前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我在路上飞快地前进着，每一个弯道都让我不由自主地眩晕并叹出声来。

第一章　京城爷儿们（5）

8

混沌不清的意识中，仿佛过了很久。王娟始终没说话，陪我沉默着。我看了她一眼，她正斜靠在车座上轻轻地合着眼睛，脸上挂着宁静的笑。

我看她看得呆住了，瞬间觉得窗外的喧嚣都已不在，整个世界就这样以我的车、我和王娟两个人为中心平缓地蔓延出去，所有的人情世故都已不在，淡淡轻轻得只剩我们两个这样静坐着。我忽然想起大学时写的几句话：

总会有那么一刻

光华重现，你，像个婴儿般纯洁

向往，却在背离

这种感觉如此美好，却总是不够稳定，仿佛随时就要弥散在空气中，我静静地享受着，气也不敢大出，生怕惊扰了这久违的温润。

但我显然忘了这里不止我一个人。

王娟忽然开口问我："强哥，我是不是让你想起过去的事了？"我舒了口气说："没有，我自己瞎想呢，跟你没关系。"

王娟顿了会儿，转过脸来凑近了看着我，语气朦胧地说："强哥，其实我知道你们这样的人，或说是你这样的人，看着没心没肺，其实你是疼怕了，心里的事从来不肯说出来，东西放久了不晒会发霉的。"

我看着王娟光滑的脸在路灯下衬上一层淡黄，但是酒给的红晕还是轻轻地浮现出来，两种颜色相互交融，看了让人有一种难以克制的冲动。我不由自主地慢慢把嘴凑了上去，王娟的睫毛颤抖着，没有闪避……

就在我们的四瓣唇即将触碰的那一刹那，我忽然想起了宣宣，再怎么努力也擦不去她在我眼前的脸蛋儿，就像那个午后，在长椅上她坐在我怀里冲我傻傻地笑着。我一激灵，赶紧退了回来。

王娟低着眉目愣了会儿，说：“强哥我们回去吧。”我坐正了装作若无其事地说：“行，我带你跑跑社会主义的月光大道。”

碰邪了！这破车来时还好好的，现在怎么也打不着火了。我头更晕了，几次钥匙都没拧到位，急得脑门都冒出了汗，王娟让我下车换她试试。

我下车跟她换过来让她打火，嘴里逞强说：“一会儿还是我开啊，你就管点火。”王娟弄了半天，这破车总是刚呻吟着给我们点儿希望就又马上消停下去，死活不着。她也放弃了，下来关上车门说：“我点不着火，待车里太冷了。”

我心想马上夏天了还冷什么冷，看她看我的眼神怪怪的，我忽然明白她话外的意思，我讪笑了下，假装什么也没听出来，打岔说：“看来老天不成全我亲自护送佳人，还是打车走吧。”

出租车都不知道疯哪儿去了。我有些站不稳，靠着路灯杆子瞪大眼睛来回瞧，看了眼表都两点多了，酒劲翻江倒海地上来，只觉得上眼皮沉得很，稍不用力就要垂落下来似的。

王娟也有点飘飘然了，在路边的空地上转来转去，看样子是在跳舞，但我看不出她跳的是什么舞，只是觉得挺好看的。她跳一会儿看我一眼，好像在等着我的夸奖，我笑了笑算是奖励，心里直叫苦，我马上就要挺不住了，再站下去估计今天就睡电线杆子下了。

我叫她说：“娟子我们别等了，我不行了。”王娟走过来扶着我，问我该怎么办，我回头看了看吃饭的饭店，饭馆楼上是旅店，我就说我们回去将就一晚上吧，她看着我，眉宇间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我赶紧解释说我们各住各的。她没说什么扶着我朝旅店走去。

吧台里是个小丫头，问我们什么关系，我闹劲儿又上来顺口说夫妻，吵架了开两个房间。服务员说要登记身份证，王娟掏出来递给她，小丫头又看我，说每间房要一个身份证。我心想坏了，我出门要不是有事从来不带身份证，上上下下摸了半天果然没带。

我想蒙混过关，努力地摆弄着舌头说：“你看看我这张脸，多淳厚朴实，标准的良民，你就拿它当身份证吧！”服务员被我逗笑了，但马上又板下脸来说不行，这是规定。王娟说话了：“那就开一间吧，标间！”

我心里说不出的高兴，可是朦胧中又觉得不应该这样，还想跟服务员纠缠，被王娟连拉带拽地上楼了。

9

后来的事我就记不起来了，不是我孙子，我是真喝高了，喝高了记忆就容易成断片，大学时留下的毛病。

第二天醒来时已经中午，我使劲压了压太阳穴，忽然觉得身上滑滑的。侧头一看是王娟，我俩一丝不挂地搂在一起。

我点了根烟，狠嘬了几口，企图回忆起昨夜的哪怕是一个小片段，但我满脑子是喝酒时跟她聊天的场景，然后就是在车里及后来在吧台了。从进了这间屋子以后的事就什么都记不得了。我看屋里的摆设，想刺激下没准能想起来，看了一圈什么头绪也没有，心里有点失落，目光转回来落在了王娟的身上。

王娟也缓缓醒来，睁开眼睛看看我笑了下，闭上眼睛狠狠地伸了个懒腰。

王娟并不在意我看，她开始起床穿衣服，我甚至觉得她还在故意地秀，不紧不慢地妖娆着。穿好了衣服她转身对我笑了笑，说公司有事要走?。我还没把事情想清楚，只能随便哼了声。

她走到门口了又折回来，低头吻在我胸前，刚伸手要搂她，她一扭腰退了出去，摆了摆手说：“强哥我先走了，你也快起来吧。”然后头也不回地出去了。

我又点了支烟，头有点疼，按了按太阳穴，仔细掂量着从昨晚到现在的事情。想起在车里的那一段，我觉得自己昨天险些又幼稚回去，拿那些已经开始模糊的记忆折腾自己。

穿好衣服离开时，我回头看着这间屋子心里想，不错的一夜情，要是我没想不起来的话就算是完美了。

到吧台时服务员叫住我说：“先生你住206吧，这是您妻子留给你的。”我刚想问什么妻子，忽然想起昨晚在这的一幕，笑了笑拿过她递过的纸条出去了。

钻进车里打了几次火，还是不着，出来给修车公司打了电话，然后靠在车上看王娟留给我的纸条，上面只有短短的一行：宣宣肯定是个好女孩，你一直在叫她的名字，祝幸福。下面的落款是：妹，王娟。

我晃了晃脑袋，觉得脑子里乱七八糟的，抬头看看天，四月的太阳已经开始发威了，强烈的光线晃得我一阵眩晕……仿佛昨晚只是一场梦，内心仍是一如既往的空虚，这是我想要的生活吗？这种空虚的日子何时才到头……

第一章　京城爷儿们（6）

10

那次之后，我跟王娟又联络过几次，也出来聚过几次，但都是大家伙一起，也没什么单独的机会。我想约她出来时她总说在忙，等她找我时我又真的忙上了。

有次喝大了我跟毛子说了跟王娟发生一夜情这事，当时毛司令忽然沉下脸，我觉得可能他也看上王娟了，正为自己下手太迟而心生烦恼。想想那只是一周多前的事，想必当时毛子已经知道李光和王娟的事，心里乱了，所以才有这种表情。

王娟要嫁给李光？？开什么玩笑啊！上次见面他们俩十句话都没说够，后来也没见俩人怎么热乎，再说王娟，怎么可能呢？不过想起近期我约她，她总说有事，可能是已经跟李光好上了。

我闷着头不怎么说话，谁找我喝酒举杯就干。大家都忙着热闹，倒也没人觉得我反常。一会儿看见毛子上厕所我赶紧跟了过去，在洗手间里我截住毛子问他，语气也很急："你说清楚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毛子不痛不痒反问我："人家王八看绿豆对上眼了要结婚，我能说清楚什么？"

我推了他一把："你甭装孙子，我给你说的事你忘了啊？！"

"你想让我说啥？你会娶王娟吗？！"毛子狠狠瞪了我一眼。

我有点儿气短，说："我娶得着吗，人家马上就要结婚了。"毛子继续说："强子，你要娶她我现在就给你说去！"

我愣住没话说了，毛子系好裤子看着我说："强子，你跟我说的啥我真不记得了，李光下个月结婚，我估计到那时候你也忘了。"

回到酒桌上我觉得脑袋乱得不行，在那发愣，好几回别人找我喝酒我都没听见。雷子问我怎么了，我说头疼难受，就势站起来倒了杯

酒说不舒服，干一杯先撤了，然后看了眼李光，皮笑肉不笑地祝他新婚快乐。

李光还挺激动，挤着眼睛说多谢多谢，我看着他那张构造怪异的脸恨不得一拳甩过去。

我转身要走时，李光又搭讪着说："强哥再待会吧，哥们的单身时光所剩无几了。"我还没接话，毛子又说："咱们玩，甭管他，他老毛病犯了。"

转身出去时听见雷子在后面嘟囔着，什么时候落下的毛病……

第二章 一切都乱套了（1）

我双手扶在防盗门上，身体因胆怯、愤怒慢慢地滑下去，狠狠地咬住了嘴唇。透不过这灰冷的铁门，我的目光，又怎能看到里面激烈的内心挣扎中，那些无声的颤抖……

1

出来我就直奔了放车的小区，一头扎进车里，开了暖风还是感觉浑身发冷。

我打着火想离开，想了想又把钥匙拧了下来，掏出电话打给王娟，那头无法接通。等了会儿又试了两三次还是无法接通。

其实我和王娟也只能算是红男绿女间偶然的激情碰撞吧，那晚过后我们就又成陌生人了，这个是规矩也是对彼此的尊重和保护，所以她想嫁人我说不出什么也没想说什么，可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她非要嫁给李光！

说她是为了刺激我那势必是自作多情，要说是她真看上李光了，那她的眼神也忒差了点儿。

我甩甩头想把这件事儿先放下，开车出了小区沿着学清路逛荡。想来想去，最后唯一能接受也说得通的结论就是人家王娟真是看上李光了，人的眼光有时候真是让人琢磨不透的。

说是能接受这个结论，可我心里还是堵得慌，心想可惜王娟那副好模子了。看着路边飞驰而去的夜景，我想，王娟就是我偶遇的一个小情人，过去就过去了。

掏出电话一看有三个未接来电，全是小护士的，刚想打回去她又打过来了，我迟疑了下接了。

“没事吧，强哥？”电话一通小护士就在那边急切地问。我心想你还挺关心我。我说：“没事，刚才送客户来着没看到来电，现在自由了。你在哪？我过去接你。”她说她在富皇，我掉头便奔富皇去了。

我赶到时小护士已经喝下两瓶啤酒了，看见我忙招呼我坐，我看她也没太大酒量，眼神都有点迷离了。我劝她说："别喝了，哥哥带你玩去。"小护士也没说什么，站起来拿上衣服就走。

到吧台我去给她结账，她还跟我客气，说怎么能让强哥破费呢，我瞪了一眼她不说话了。转身我顺势揽在了她腰上，小护士拧了下身子却又被我用力搂了回来，也就不再反抗了。

拉着小护士转了多半个三环了，也没沟通好去哪玩，我一问她只说不急，时间还多的是呢，就这样转着也挺好的。

我提议找个消停的地方待会儿，让她理理思路，小护士感激地看了看我，水灵的大眼睛似乎在感谢我这般善解人意。我被她看得不自在，这种感激我实在受之有愧，其实我根本不是想找个清静的地方让她理思路，倒是自己心里烦闷想找个地方清静罢了。

"安静的地方最善于思考，摒弃了喧闹才能听见内心的独白！"这是一个最后对生活彻底绝望从而选择自主离世的哲学家说的。

2

这个小区的业主应该都是循规蹈矩的上班族，才十二点刚过，小区里已经没什么人来往了。

小护士侧着头看了我半天，忽然说："强哥你知道自己挺招人的吧？"我靠在座背上闭着眼睛说："招人？你怎么知道？我现在正做保洁中介呢，到处招人，要三十五岁以下，身体健康无传染病……"

我话没说完就觉得嘴上一软，睁眼看见小护士正看着我笑，明白了她的意思。我侧眼看了看车外，半个人影也没有，转身便把她搂进怀里吻了起来。

我跟雷子得出一个结论，对于一个不是处女的女人，如果你占领了她的高地，那你也就拥有了她的峡谷。

没想到小护士还挺疯狂，吻得我快要透不过气了。

找了个空当我躲开她的双唇欲解开她的裙子，她忽然伸手拦了下，别，强哥……

我的身体霎时冷却下来，之前的烦恼忽然重新卷来，脑袋里乱成一团，隐隐有些疼痛，我抱着头重重地趴到了方向盘上，压响了喇叭，尖锐的笛声在安静的小区内回荡……

小护士见状拉了拉我，见我没反应，便从侧面紧紧抱住了我，轻轻地叹了口气，听见她的叹气声我似乎被惊醒了，忽然生出一种报复似的心理，放弃了最后一丝犹豫，转身压了上去……

靠在车门上，我感觉自己几近虚脱，好久没有这么痛快淋漓了。小护士用手指在我脸上轻轻地划拉着，好像在犒劳凯旋的战士。

小护士忽然转过头搂着我的脖子仔细看了看，然后紧张地问："强哥，你没女朋友吧？我不小心咬你了。"她要是不说我倒差点忘了，这么一提也觉得脖子有点疼了。

我伸手抹了一把脖子说："没事，我最近正忙着给我丈母娘介绍对象呢，等我给他们撮合成了就催她开始着手生产我的小老婆。"

小护士听完居然特认真地跟我说："那嫂子不是要比你小很多吗？"我一听笑得都快翻过去了，都说女人恋爱智商低，这下看来是真的。

小护士说完也马上回过神来，在我身上又是拍又是打。

3

今天旗杆主任找我谈话了。老小子先是严厉地批评说我最近一段时间工作不怎么上心，然后态度又和蔼下来说什么我是重点大学的毕业生，支行早就把我当苗子□养了，让我不要辜负了上级领导的用心，我一听就明白了，看来我又要上他家坐坐了。

毕业后叔叔动用了老战友的关系，把我弄进了跟专业不搭边的银行系统。我也在别人羡慕的眼神中彻底放弃了自己的专业。

在老爸老妈眼中，银行是最好的单位了，我妈不止一次跟我说，强子啊，别的不提，光是每天看那么多钱从手里进进出出也够舒心的了。然后又一本正经地告诫我可千万不能意志力薄弱犯了错误。

这些话我都快听烦了，每周五天朝九晚五地上班，虽说薪水不错，但终究也就是给别人当差受苦的，要说犯错误想犯的话我早就犯了，行里系统上的漏洞一打一打的，现在系统更新太快，再百密也难免一疏，明白人一眼就看出来，只是我没那心，更重要的是没那胆儿。

三年多的时间，靠着叔叔的关系，我也还算知晓人情，混到了分部的主任助理。说白了就是过渡一段时间然后当主任去，这速度对于一个参加工作三年多的新人来说，说快不快说慢不慢。

我觉得还是我老姐说得对，她说我不怎么爱答理人，这样不知不觉就把人得罪了，要不我早该过过渡期了。

我自己倒不着急，在我看来官升一级无非是薪水上个水平，行政上我也不怎么稀罕，总觉得自己在这里待不住，反正早晚要走，没必要为虚名付出太多。

从旗杆主任办公室出来时听他在那自言自语："这个破手机信号真差！"我微微皱了下眉头，心想我那梦寐以求的车啊，送一台手机一个轱辘又没了。

下班刚走进停车场雷子就来电话了，在那边机关枪似的说："干吗呢，晚上李光两口子请客，没事儿就过来。"

我听完心里一紧，使劲踢开脚下的一个饮料瓶子，对着电话说："行，你放心，我怎么也得去。"

撂下电话我就给王娟打电话。

那天知道李光和王娟的事后我打她电话打不通，第二天晚上才打通，电话里聊得不太愉快。

我说听说她要嫁人了，她嗯了一声。我接着说听说你要嫁给李光，她还是嗯了一声，我对她一个劲嗯来嗯去很不满意，嘴上接着发难说我还听说……

没等我继续发挥王娟就打断了，她在那边大声吼起来："你别说了！"弄得我一下懵了，两个人都沉默了一会儿，王娟才又在电话那边

小声说：“强哥对不起，你没生气吧？”

第二章 一切都乱套了（2）

我想要是生气能解决问题就好了，但嘴上还是说："没有，你嫁人我不生气，你嚷我我也不生气。"王娟在那边又是半天没说话，最后说："强哥有空找我玩吧。"然后直接把电话撂了。

这次电话一通她马上接了，但说话声音很小，我估计是李光在跟前呢。我说："听说你们公母俩要请客，你说我过去不？"王娟叫了声强哥然后便不说话了，我说："你倒是说话啊，我等着呢。"她说："你过来吧，我先挂了。"

挂电话的一瞬间我听见李光的声音了："娟儿，快来帮老公。"

4

刚点了根烟嘬了一口，停车场的老头便过来了："小伙子快掐了，这里不准吸烟不知道吗！"我心里正烦，瞪了他一眼，把烟捻在车顶上顺手朝他丢过去。老大爷什么反应也没有，只是乐呵呵地走开了。

钻进车里我又点了支烟，心想每个人眼里的尊严都是不尽相同的，比如这个老头，他能让我把烟灭了就算是我给了他面子，其他的满不在乎。那么我这样在乎李光和王娟的事儿，会不会是某种"尊严"在作祟呢？

我特意把前几天拿去干洗的西装拿了回来，又去楼下做了个头发才开车去李光请客的饭店。路上看见一个杂牌手机的广告语："鸿门宴，你要不要？"我心想我这是不是在通往鸿门宴的路上呢？

到了地方雷子出来迎我，见了我就一直低着头乐，等我俩一进屋他们全炸锅了，小寒说："强子你穿这么齐整要相亲去啊？"我说："还真让你猜到了。"顺势看了王娟一眼，从我进来她就在那摆弄手机，听了我的话也没什么表情。

小寒不甘心，还想拿我开涮，说："你相亲也别来这儿啊，这就光嫂一个女人，你不是要坏李光的好事吧？""那可没准，"顿了下我接着

说，“小寒你以后说话注意点，什么光嫂光嫂的，咱嫂子什么时候光着了？”这次王娟有反应了，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冷冷的。

我被王娟一看，顿时没了闲扯的心思，雷子接着说：“小寒你就爱意淫。”边说边不怀好意地看看王娟。这时候李光说话了，从我进来后他说的第一句话，就这一句，差点逗得我背过气去。

他接着雷子的话点着硕大的脑袋，说：“嗯，就是就是，强奸易躲，意淫难防啊！”说完也不看旁边王娟的脸色，觉得自己学来的这句话总算派上了用场，在那傻笑着。

我看他旁边坐着的王娟脸色越来越难看，心里一紧，赶紧收住了不敢笑，其他几个人也觉得气氛不太对，哼哼两声就消停了。

哥几个正尴尬着想换个话题，毛司令进来了。李光赶紧站起来说：“毛哥你可来了，快坐过来。”我一看，李光旁边连个位子都没有，王娟边上倒是有一个。毛子扫了一圈，说：“李光你坐。”朝着王娟边上走过去了，从我们这过去时被雷子一把拉住说：“强子你坐过去，我跟毛子商量点事。”

我莫名其妙地心跳加快，看了眼王娟，她还是在那儿摆弄着手机，脸色已经不那么难看了。

毛子催我：“你就赶紧坐过去，磨蹭什么。”我心一横拎上衣服就坐过去了，一屁股坐下去我觉得离王娟太近了，又往边上挪了挪，她抬头看了看我还是继续沉默。

5

各路酒友都到齐了，开始推杯换盏。

不大一会儿，我就已经敬了王娟和李光三杯酒，每次都是那句话，“祝新婚快快乐乐的”。在我第四次举杯的时候王娟不乐意了，她眼光流转地说：“别让李光喝了。我自己来吧，他喝不少了。”

这妮子眼神里三分挑逗七分挑衅，我看着心里痒痒得不行，手里狠狠地攥着酒杯说：“行，那你喝两杯！”李光巴结着说：“没事，这才

哪到哪，我来我来。”王娟回过头冷冷地说：“都说了没你的事。”李光立马蔫了，转头跟小寒他们扯去了。

我一仰脖把酒干了，抬头见王娟正看着我，我四下瞄了一圈儿见大伙儿都各自忙乎着没人看我俩，桌子底下一伸手就掐住了王娟大腿的内侧，王娟皱了下眉装作没事似的，眼睛半眯着。

我往前凑了凑问她还喝吗，她说我提杯她就跟着。我手上又加了力，王娟还是不动，只定定地看着我，弄得我松手也不得，再用力也不得。僵持了几秒钟，王娟的眼角慢慢湿了……

我正不知所措，李光头都没回把胳膊伸过来搂王娟，一搂之下没搂动，回头说老婆过来啊。我借机赶紧收回手坐正了。李光看王娟表情不对，转过身说老婆怎么不高兴了。王娟说没事，就是有点头疼。

李光还想说什么，看王娟沉着脸，只好又转过身找别人聊去了。

我装作若无其事地一边半仰着头看天花板，一边慢慢地抿着酒，一直不理会王娟直勾勾盯着我的眼神。我开始不自在了，正想换个姿势，就听见手机响了，伸手到裤子口袋里掏。

手刚下了桌面就被她一把捉住了，她还挺有劲，我试着扯了扯，都没能把手抽出来，也不敢有太大动作。王娟引着我的手到我刚掐她的地方，在那来回地摩挲，意思是让我给她揉揉。

我心里有点儿懵，其实我跟王娟只是过夜的交情，但不知是不是自我感觉良好，我总觉得这妮子爱上我了。我讨女人喜欢不假，但也不至于让一个刚找到“如意郎君”的女子这样主动示好啊，我总觉得这里面有什么不对劲，这种不对劲要么是我想多了，要么就是一张牢靠的大网，网得我死去活来欲罢不能……

正胡思乱想着，雷子突然回过头说：“你电话响呢，怎么不接啊？”我赶紧把手按在裤兜上说：“接，我这就接呢。”

恋恋不舍地接了电话，是小护士打来的，问：“强子你干吗呢？这半天才接？”我说：“刚勾引良家妇女来着。”说着看了王娟一眼，王娟狠狠踩了我一脚，我哎哟一声，小护士问我怎么了，我转过身说遭人

报复了呗。她在那边风情万种地说：“你就贫吧，我现在没事了。”我说是吗，我这正忙着呢。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没意思，我先挂了。”我说行。

挂了电话王娟白了我一眼，不怎么理我了。我又试着往下伸了伸手，王娟把我挡开了，又往李光那边挪了挪。我觉得她好像是在吃醋，只好悻悻地跟别人聊天去了。

6

其间我去上厕所，出来时我洗了手发现墙上的烘干机坏了，一边甩手一边往外走，到了门口发现堵着黑影，我没防备给吓了一跳，定睛一看发现是王娟，她什么也没说，只是笑着看我。

看看四周没人，我的心怦怦直跳，一把拉起她进了男厕所，到最里面的隔间我把门插上就搂过她，王娟一边躲闪一边说：“强子你别弄，我跟你说几句话。”我说：“别说了就抱一会儿。”

王娟忽然开口说：“强子你亲亲我。”我愣了一下松开手去吻她。

这时，只听隔壁的门吱呀一声，我和王娟都太投入了，所以两人竟然谁也没注意到有人进来了。

我停下来侧耳听着，隔壁传来哗啦啦的水声，王娟张了张嘴，我怕她出动静把食指放在她唇上。

我正犹豫着不知道该冲出去还是等着的时候，隔壁说话了，是雷子的声音，他说：“那边是强子吧？快半天了，躲酒啊你？”我松了口气，说：“马上马上，我拉肚子了。”

那边雷子催我说：“强子你行了吗，要我等你不？”我说：“不用不用，你先回去吧。”雷子在外面说：“你慢慢来吧，说着就出去了。”

转身推开门看看没人一把把王娟推了出去，然后冲她摆手示意她快走，等她出门了我提着的心才放下来，又待了一小会儿才推开门走出去，到洗手台用冷水撸了把脸。

回到酒桌后我看了王娟一眼，她见我进来瞥了我一眼又赶紧低下头去了，脸粉嘟嘟的。

第二章 一切都乱套了（3）

7

那天我从厕所回来，李光跟我喝了好几杯，嘴里还在不停地谢着我帮他的那次，这次谢我倒是没引起我反感，嘴上一个劲儿说应该的应该的。

毛子回来后又嚷嚷着说要去车里拿酒，李光按着毛子的手说："毛哥今天听我一回，就到这吧，回去还有事呢。再喝我得倒了。"

毛子不甘心，说："你甭喝了，看着就行。"李光说："毛哥我哪能看着啊。今儿都是冲我来的。"

毛子还想再说，小寒在一边说话了，他说："毛子你也忒不懂事了，人家两口子回去还有事呢。"

毛子挠了挠脑袋不再嚷嚷了，李光在那儿笑眯眯的也不辩解。

毛子看酒喝不成了就招呼着撤退，说现在还早，家里老爷子感冒了，他得回去看看，又嘱咐我把李光他们两口子送回去。

我看了眼毛子，说："行，反正车是你的，我是你的司机。"

出了门口我故意走在后面，看准机会凑到王娟身边嬉皮笑脸地说："你俩待会还真有节目呀？"她白了我一眼没说什么径直上前去了。

王娟靠在车上没急着坐进去，李光还在那边跟毛子依依惜别。我试着往王娟跟前凑，她一转身到另一边去了，也不看我，弄得我挺尴尬的，只得打开车门找了块抹布抹玻璃，一边擦一边不死心地和王娟搭讪，我说："这破车我算开够了，过段时间我怎么也得换辆。"

本以为王娟不会理我，可她忽然转过头说："强子你还是攒钱买套房子吧。"我一愣，说："不用买房子，我有房子。"王娟冲我笑了笑，我想了想又说："我买车也不会买那么贵的，也就十多万一辆就行了。"王娟没再理我。

李光终于跟毛子道别完毕，晃晃悠悠朝这边走过来了。

李光到车前探着大脑袋说："麻烦你了强哥。"我脸上使劲挤出点褶子说："没事，不麻烦。"心想我只是送王娟，就是顺便把你捎上而已。

王娟看了我一眼拉开副驾驶座的门坐了进去，我心里有点小高兴，绕到车后面给了后轱辘一脚，心想破车你今天可别闹脾气。

钻进车里见李光正跟王娟在那聊着，他把头抵在王娟靠背上拉着她的袖子，说："老婆你坐后面来吧，前面危险。"我接过话来说："对，你坐后边吧，要出事了，我在前边英勇就义，别耽误你俩结婚了！"

李光也不傻，听我语气不对也觉得刚才说的话有点自私，抬起头讪讪地又说不出话来。王娟扯了扯胳膊有点生气："李光你松开，都跟你说我坐后面晕，你别拽我衣服了！"我接口说："可不，你别拽了，再拽走光了就便宜我了。"王娟瞪了我一眼，小声嘟囔说："没看出来你还挺正经的。"那样子是三分气七分羞，看得我心痒难耐。

8

这破车还挺给面子，一打就着了。我心情大好地说："这车今天着得真快，跟上次真是天壤之别啊！"顺便看了王娟一眼，她低着头没说话。李光好像看不出来我对他有气，赶紧接着我的话说："强哥过段儿可是得换辆车了，这车不太符合你的身份。"

我挂挡起步，说道："换什么啊，我就是一个小公务员，哪有什么身份不身份的？再说我也没那闲钱啊，有钱我还买房子呢，我这老大不小的也得跟你学习学习物色个女人生娃去了。"然后转头跟王娟说："你说对吧，光嫂？"

王娟瞪着她说我不知道，回头看了眼李光，见他正往窗外看，回头就把手包摔我身上了。李光这会儿还挺机灵，听见声音赶紧往前看，说怎么了怎么了。我说没事，腾出手把包递给王娟说别放上面了，老掉。她伸手来接包，我顺便在她手背蹭了下。

从镜子里看了眼李光，他跟个傻子似的在那随着车里的音乐摇头晃脑。

李光住的地方还真够远的。我以前从来没关心过他住哪，今天才知道他在天通苑租的房子，就一居，现在王娟也搬了过去，这样结婚显得特窄也太寒酸了，李光正琢磨着过几天换个大点儿的。

我闲得无聊，逗李光说："要不我把我那儿腾出来给你俩结婚得了？"李光随口就接了句："那可不行，哪能用强哥的房子啊！"我听他那语气我要真给，他还就真敢用似的。

王娟看看我咬着嘴唇，说："我干脆跟你结婚得了！"她这么一说弄得我挺尴尬，我赶紧打哈哈说："那哪儿行啊，我咋能对不起李光呢？"王娟接我的话幽幽地说："我知道你看不上我。"我听了心里一惊，转头去看她。

路边的灯火斑驳地落在她脸上，我看不太清楚她的表情，但是能看见她眼角的潮湿在闪烁，我想说我不是看不上你，更想把她拉过来搂在怀里，但碍于李光在后面坐着，只能自我解嘲地说："这哪是哪啊？"

终于到了地儿，我心里暗骂着毛子，我说这小子怎么自己不来送，敢情住这么远。

把车开进小区一直到单元楼门口。

李光见我停稳了车，赶紧钻出去说："我去开门，强哥也上来坐坐，喝杯水再走。"我说："不上去了，回去还有事呢？"心说你那一居室我去了往哪坐啊。

李光嘴里客套着转身去开单元门，王娟也伸手去开车门，嘴里说："强子要不你就上去待会儿？"

在她打开车门的那一瞬，我不知怎么的突然就拽住了她，王娟回过头来疑惑地看着我，我盯着她的眼睛说："娟儿，我没看不上你……"

王娟愣了一下随即回过神来，扯了下嘴角笑了，慢悠悠地说：“强子有你这句话我就知足了！”然后凑上来在我额头上亲了一口。我赶紧抬头看李光，他正背对着车低头迎着路灯找钥匙。王娟又看了我一眼说：“你要真不上来，我们先上去了。”说着打开车门下去了。

看着她缓缓地走向单元门，走向矮胖的李光，我心里忽然一紧，鼻子酸酸的，眼角也蓦然潮湿了，有那么一小会儿，我真想冲过去把王娟拉回来，把她拉回车里，拉回我身边，拉回我心里……

我用袖子蹭了下眼角赶紧把车掉头，李光已经打开门了，听见车响回头上前几步跟我摆手，我怔怔地望向他，目光却穿过他，飘向他身后的王娟，王娟没再回头，一个人径直朝单元门走去。

我突然发现李娟虽然个子不矮，但她的背影看起来依旧仿佛是那么单薄，她不紧不慢地走过去，每一步都仿佛踩在我的心里，最后终于消失在楼道的黑暗中。这就是一个外来务工者的月宿，找一个差不多的勤奋的外来男人嫁了，住在拥挤的住房里，靠着微薄的薪水期望有一天能翻身做主人。

我脑袋里热血一涌再也控制不住，打开车门冲了下去，我要去找王娟，也许她可以有另一个局的，即使最后给她幸福的仍不是我。

等我跑到单元门口时，灰色的铁门刚好先我一步当一声锁死了。

我双手扶在防盗门上，身体因胆怯、愤怒慢慢地滑下去，狠狠地咬住了嘴唇。透不过这灰冷的铁门，我的目光，又怎能看到里面激烈的内心挣扎中，那些无声的颤抖……

第三章　初恋情人出国了（1）

本分点儿的拉拉手对对歌，不安分点儿的就上下其手摸索，再心急胆大点儿的门一关直接奔主题去了，完事了根据服务给钱买单。其实事情都没变，只是换了说法吧，调情叫唱歌，嫖资叫小费，各得其所，皆大欢喜。

1

我在路上转了会儿说什么也不想回去了，找了家可以唱通宵的KTV停下便走了进去，到吧台说要个包间。

选了几首平时常听的歌，把音量放到最大，将电视屏幕关了，叉开四肢倒在沙发上，低沉的音箱声嘶力竭地吼着，充斥房间的每一个角落，可是我心里却出奇的平静，静得我能清晰地听见自己的心跳，一股悲伤仿佛失去了束缚，呼啦啦地涌进我的身体。

我用力地仰着头，不让不知为何而来的泪水滑落，因为我知道一个人悲伤的时候如果让眼泪这东西落下来第一滴那就会不断地涌将出来，然后抖动的身躯根本无力抵挡这些从心底汹涌而来的精灵。

深深地吸了口气，我想起了宣宣，或者说我终于再一次没有竭尽全力把她从眼前挪开。

宣宣是我大学时同系的同学，从我注意上她到她问我我们将来会不会结婚只有三个多月。

这并不能说明宣宣很随便，相反，在我看来她甚至有一些保守，或者说总有一层褪不掉的羞涩，我们相好半年多了，我跟别人讲荤段子她在边上听了还会脸红。

之所以进展那么快是因为天公作美，我们去钱柜唱歌，那天我喝了不少的酒，出来时正好下雨了，我头晕眼花步履踉跄走不了直线，于是和她商量着去附近旅馆将就一宿，她看我醉得不轻，一时掉以轻心就欣然许诺了。

结果半夜的时候她就后悔了。我这人酒醒得特快，也不能说是酒醒了，只是恢复体力了，在我的软磨硬泡死缠烂打无休止的骚扰下，她一时疏忽就被我纳入怀中了。

事后她靠着我问我们会不会结婚，我当时热血沸腾，我说结！就算到时候男女性别同化了咱也要结！她笑着拧我的耳朵说我没正经的。我亲吻着她却被她推开，她问我说，咱这算什么呢？没等我说话她又自言自语地说这就是酒后乱性！

我一听这话不乐意了，我说咱这是身体的交融从而促进精神的统一！宣宣忽然就掉眼泪了，蜷在我怀里说："强子你一定不要欺负我。"我说："我疼你还来不及呢，欺负你干吗。"她好像特有经验似的说："等你腻歪我了就不这样想了。"我说我不这么想该怎么想，我还能做什么坏事。

她歪着头想了半天，说我会拈花惹草的，我当即跟她发重誓，我说我要是拈花惹草，我奶奶就不得善终。她像所有电影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一样赶紧捂住了我的嘴巴。

后来的日子虽然也有磕磕碰碰，但我们一路高歌心里装着彼此挺过来了，那时候觉得自己已然经历了两人世界中的春花秋雨，夏暴冬寒。

两个人漫长相守的日子让我生来的动荡不安感悄然隐退，我曾半夜爬起来跑到哥们的床前叫醒他，告诉他我这辈子都会好好地对宣宣，我就等着把她娶回家了。剩下的只在哥们含糊不清的骂声中爬回床上，心情激荡久久不能入睡。

2

大四对所有的大学恋人来说，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门槛，一不留神就摔得晕头转向支离破碎，最后劳燕分飞。可是我和宣宣并没有担心这个，我的工作早早就定下了，然后是陪着宣宣到处投简历。

我们的学校也称得上是国内的名牌大学了，所以工作并不难找，但是想各方面都顺心随意的单位也并不是一时三刻就能得来的。宣宣

的学习成绩很好，但是听我说要毕业工作她也毅然放弃了考研，说是要陪我从一个起点开始打拼。

她是石家庄的，当时却为了我一心要留在北京，我们甚至商量好了等我们安定下来就让她出面劝她爸爸妈妈都过北京来生活。

日子飞一般地过去，宣宣的工作也基本上定下来了，我们带着那些工作还没有着落和要考研的人羡慕的目光游山玩水，把大学里最后的一点时光肆意地挥霍着。

毕业设计做得差不多的时候我们不再出去玩了，守着即将天南海北的同学做各种依依不舍状，那段时间，四年里大家的所有愉快更加愉快，不快也烟消云散，似乎因为毕业以前的所有都可以忽略不计。只是离别的情绪总挥之不去，半夜校园里不断有口齿不清嘶哑的呐喊，路上总能遇见几对伤心落泪的情侣，各种告别演出的宣传单像雪花一样飘在校园的每个角落，最终被小心翼翼地夹在留言册里。

彼此之间哪怕只是混个脸熟，都会像多年的朋友似的逮着机会就去喝点。每个人都像交际花一样穿梭在酒桌之间，逢人就笑，脸上的肌肉一天下来酸痛僵硬。

隔壁班有个叫王力的，曾和我同时追过宣宣，最后让我以绝对优势打下马去。一天他突然来找我，说他其实一直挺佩服我的，说什么也要跟我出去喝点。他是黑龙江人，我对东北人印象一直不错，心想他能不计前嫌来找我，我要是再磨叽就说不过去了，再者他是毛子当时女友的老乡，两人平时交情还不错，也跟我们喝过几次酒，于是跟他去了师大北门的一条小巷子里喝酒。

到了地儿我一看，在这附近待了四年，自己居然不知道还有这么个地方，这简直就是腐败一条街，除了饭馆就是洗浴，剩下的就是名字奇异的各种小发廊。

我俩找了个小馆子就开喝，那天晚上他把能算夸奖人的词儿全说出来了，把我夸得飘飘然，不知不觉就喝高了。

其间宣宣打电话过来问我在哪，说要我陪她去买水果，我想想要是说正在跟王力喝酒好像有点别扭，就撒谎说在寝室跟同学喝着呢，让她找别的女生去。她问我这边怎么闹糟糟的，我说这快开锅了干什么的都有，看电影的打游戏的听歌的打牌的骂人的，还有个哥们在这耍杂技呢……她有点不高兴，说我别白话了，她找别人去就是了，又叮嘱我少喝点就挂了电话。

3

王力和我从小饭馆儿出来时都夜里十二点多了，他说什么也要请我再做个足疗，我那时候还算有点意识，说都这么晚了，人家都闻一天臭脚丫子了，咱就别去打扰人家了。王力声泪俱下地说他明天就走了，要是今天不去就没机会了。我心想你这么有诚意我就给你一次请我腐败的机会吧，于是两人晃晃悠悠就进去了。

接下来的事就不受控制了，洗了脚王力说没过瘾又要踩背，我那时候酒劲上来了，看着壁画里的水果伸手就抓。在灯光昏暗的按摩房里我只记得身体越来越燥热，衣服脱得越来越少，最后那个说着一口方言的踩背女郎贴着我慢慢躺了下来……

我是被一阵哭闹声惊醒的，刚睁开眼睛还看不太清楚，迷迷糊糊地嘟囔着说王力咱得赶紧回去了，要不宣宣该着急了。

第三章　初恋情人出国了（2）

忽然间只觉得脸上一疼，再睁开眼睛我已经适应眼前的光线了：我心爱的小宣宣正用手指着我颤抖着声嘶力竭地吼着什么，我一翻身浴巾从身上滑落，引起陪在宣宣身边那些我看着脸熟的女孩的尖叫，低头我才发现那块浴巾一掉，我身上已经丝缕不着了。

我脑袋一片混乱，划拉着找衣服，忽然听见门口的人一阵惊哗，转头看过去，宣宣手还指着我，身子却慢慢地软了下去。我心里着急裸着身子就往前冲，立刻被几只强壮的胳膊拦了回来，耳边有人说："你先把衣服穿上。"我一回头是雷子，我从干巴巴的两片嘴唇里挤出几个字，说："雷子这不是我干的。"他看了我一眼冷冷地说："张强，你跟我说是你干的我也不生气。"

我无心跟他乱扯又赶紧回头找衣服，耳边充斥着小姑娘的吵闹，中年妇女的咒骂，男人手忙脚乱的喝斥。等我把衣服找个大概套在身上时回头一看，门口的人已经走得不剩几个，还有几个涂着浓妆的女人探进半个身子指着我窃窃私语。

我张嘴就骂，都他妈给我滚！她们也不甘示弱，嘴里不干不净地对付着我。我还想说什么，雷子上来拎着我就往外走，嘴里一边说走吧走吧，别跟这显眼了。

到门口时，一个看起来脸熟的女人伸手说："大哥你还没给小费呢。"我伸手想去抽她，她往后退了下，说："大哥你还没摸够啊，摸了还不给钱！"雷子架着我往外走，我一把没够到她听她这么一说刚想踹她一脚，就让雷子提着我冲到街上了。

蹲在路边，我说："雷子啊，哥们完了，我怎么跟宣宣解释啊！"雷子盯着蹲在地上的我，说："你解释什么，她比我到得还早，估计什么都看到了。"

那是四月的一个上午，瑟缩了一个冬季和一个初春的各种生命都探出头来看这新一轮的年华，我衣衫不整地蹲在北京一条不知名的小

巷子里，在一棵刚刚开的桂花树下，大声痛哭，不断地甩开雷子的手，抓起地上的泥土就往嘴里塞，唾液、眼泪和泥土混合在一起马上糊住了嗓子，我拼命地狂咳着，脖子上青筋突起，心里万念俱灰。

最后我哭累了，泥也吃够了，瘫软在墙上。雷子一声不吭地扶起我就走，周围一大圈人看热闹，雷子青筋突起说："看什么看！没他妈见过人啊！"然后夹着我在人群不满的议论声中消失……

4

回去以后我就病了，连着发了三天的高烧。窝在床上，我疯狂地打宣宣的电话，打了整整三天，从来都是无人接听。

我托了每个我能看见的人帮我去找宣宣，但他们都是不久后折回来无奈地对我摇头。

第四天我烧退点了，头还是疼得要裂开似的，爬下床一路扶着墙下了楼，没有墙的地方我就毛着腰一步一步地挪。

半路上我想着马上就能见到我的小宣宣了，想着我该怎样去向她解释，怎么让她原谅我。有一会儿我甚至天真地想，可能她一见了我这模样就会心疼得顾不上怪我了。

浑身湿透了的时候，我终于挪到她楼下，每见到一个人我就求人家，说帮我找下某某寝室的谁谁谁。过了很久也不见她的身影，我想她可能是睡着了，别人不好意思叫醒她。

实在站不住了我就靠在墙上坐下，直到好多人陆陆续续走出来拎着水壶吃晚饭去了，我的宣宣还是没露面。

终于，我看见她的一个室友出来了，赶紧喊她，她走过来惊诧地说："张强你怎么还在这，不是找人跟你说了吗？"我着急地说："找什么人跟我说什么了？是不是宣宣也病了？"她耸着肩告诉我，我的小宣宣两天前就办完手续回家了。我不信也不敢信，用我能发出的最大声音喝断她，说："你说什么呢！"想了想又笑着说："你别逗我了，是她让你这么说的吧，我就知道她鬼着呢。"那个女孩摇摇头叹了口气，说："我没骗你，不信你就去问问舍管员吧。"

我不知道哪来的力气站起来就冲进了女生宿舍，在门口一个阿姨把我拦住了，说：“男士止步你没看见啊？”我说：“阿姨我找人呢，你快帮我查查，这个人没走是吧，她还住这是吧？”阿姨让我在门口的沙发上坐下，答应帮我去看看。我说：“我就站这等，你快帮我看看！”

阿姨走进值班室一阵翻弄，我看着她翻弄手里的登记册，心想你个小宣宣，我马上就揭穿你的小阴谋了，你怎么能骗过聪明绝顶的强子呢？阿姨看了半天，从窗口探出头来，说：“同学你回去吧，这个人两天前就退宿了！”

我脑袋轰的一声，说：“你骗人……”话没说完就觉得眼前一黑，腿一软倒了下去……

剩下的日子我一边不停地打宣宣的电话，一边到处疯狂地打听着，电话一直是关机的，问出去的话好像被那些拖着行李箱离开的人带走了，杳无音信。

半个月后我匆匆忙忙办完离校手续，把少数几件舍不得扔的东西带回了家里。其中除了一个是我盖了三年多的被子舍不得扔，剩下的都是我和宣宣一起弄的各种小东西。

总共一行李箱的东西我收拾了整整两天，看见每一件东西我都能想起这是什么时候我和她怎么倒腾出来的。宣宣是个细致的女孩儿，光我和她戴过的小项链就有十来条。

每放进箱子里一样东西我都要坐下来喘息一阵，整整两天，除了睡觉，饭没怎么吃，基本都是湿着眼睛度过的。

最后有一个小挂历我没有收起来，而是把它压在了床上，还写了张纸条：送给你和你的爱人，祝你们像我们曾经那样幸福着。“曾经”两个字是我下了好大决心才写上去的，我想找到了宣宣，我告诉她这件事她一定很高兴，然后我再回来把这两个字擦掉。我要理直气壮地告诉挂历的新主人，我们现在还是一如既往地幸福着，你先前猜想的，只是我们的一个小插曲罢了。

回到家只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我就去了石家庄，在那里整整待了两个月。

5

每天白天出去到处乱逛想着能碰上宣宣，晚上回到旅馆把我们最后一起戴的小项链紧攥在手里，在胡思乱想中昏昏沉沉地睡去。

那段时间我经常在梦里看见我的小宣宣走进我的屋里，靠在我身边说："强宝宝我再也不走了，我再也不走了。"每次我从梦中咧着嘴醒来，却发现身边空空如也，然后一直在窗前坐到天亮，埋怨自己怎么那么糊涂，从来没问过宣宣家住在石家庄哪里。

她曾说过爸爸妈妈都在供电局上班，我就去了所有能在地图上找到的和能打听到的供电局，但是看遍了所有的员工栏也没结果。后来我把范围缩小了不再到处乱逛，白天去石家庄各种卖小东西的地方守着，晚上回来就扎进网吧发帖子寻人。

有一次我碰见一个网友，他沉默了半天说："你别找她了，你伤她伤得太深，让她一个人静静地待着吧。"我当时觉得这人挺逗的，就和他胡乱聊着，他基本上不怎么说话，我问："你说我的小宣宣还会回到我身边吗？"他在那边沉默了很久没说话，最后说不知道就下线了。

我一阵惆怅，靠在椅子上发呆，脑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赶紧去看这个人的资料——空空如也。我还算没把大学学的东西忘干净，又赶紧去找他的IP，下了个软件一查，显示这个IP就是我附近区域的。

我转过身去要走，忽然被对面桌上的一个头花吸引住了。

我认得出来，那是宣宣的！我们大四前半年一起在五道口买的，买的时候那上面有个小洞，她跟卖东西的阿姨讲了半天价最后花了一半的价钱买了下来。我当时还笑她花钱买个破东西，回去她自己用旧衣服上的布钉了个小兰花在上面，戴在头上美了好一阵子。

我站在那里头晕目眩，回过神来一把抓起头花冲了出去。街道两旁都是小摊，来来往往的人穿梭不停，我发疯似地沿街到处找……

回到旅馆，一整个晚上没合眼。一定是宣宣，她当时就坐在我对面跟我说话，我却一直盯着屏幕生怕错过网上的每一条线索。为什么我没能闻到她的气味呢？为什么我没能感应到她的心跳呢？她就坐在我对面看着我，她告诉我这样去伤害一个女孩子太残忍了，她告诉我让她一个人静静，她告诉我她不知道自己还会不会回到我身边，可是她为什么不告诉我她就在我身边呢？如果是恨我那为什么不走过来让我离开？

第三章　初恋情人出国了（3）

我装着满脑子的问号熬到了天明，终于想明白了：如果她不想见我，我永远不可能找到她。这个城市是很小的，但是两个人的心一旦被隔开，那种距离不是单凭一股思念就能跨越的。

这时候家里也已经催得不行了，银行那边让我赶紧过去上班，老爷子说我再不回去就亲自动身来寻子了。一个清晨，我在晨气的氤氲中心有不甘地踏上了返京的火车。

后来我给宣宣的邮箱留言，只有简单的一句话：宣宣，对不起，我会一直等你回来。

隔一段时间我就会给她的号码打个电话，我相信只要这个号码是关机而不是注销，那她就随时可能回来。

再后来我陆续得到她的消息，知道她那年秋天去了英国留学，毕业后留在了那里。

6

今夜，在震耳的音乐声中，在看到另一个女人的柔弱后，在心里似曾相识的疼痛感阵阵来袭时，我终于第一次完整回忆起了我的小宣宣，她给我带来的那种疼痛是隔着遥远距离的，但是从来不会因长途跋涉而显得微弱，总是让我满怀愧疚的旧伤来不及躲闪就是撕心裂肺的煎熬。

我点了支烟，狠狠地吸了几口，拿起话筒跟着音乐大声唱起来。人闷的时候大声发泄出来能暂时缓解心情，这是老妈告诉我的。我试过几次，虽然不能彻底放下烦心事，但总能换得头脑暂时的空白。

吼了一会儿觉得嗓子紧得不行，便按铃叫了服务员进来，想要几瓶啤酒。进来的是个小姑娘，圆乎乎的脸，看起来挺可爱的，岁数不大，估计也就是二十左右。我说：“我叫服务员，没叫漂亮的服务员啊？”说着笑着看了看她。

她笑了笑有点害羞，我说：“在你们这消费找漂亮的服务员服务不会要加钱吧？”她笑得更欢了。我心想女人真是奇怪，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境遇下只要有人赞赏几句，她们就总能由衷地高兴起来。

接过她递来的酒水单子，随便勾了两瓶啤酒后还给她，她看了我一眼，想说什么又忍住了。走到门口时到底还是转过身来小声对我说：“先生，我们这里还可以陪唱，您需要的话……”看着她羞涩的样子我有些好笑，看来她也是刚刚出道。

在北京，娱乐场所是有严格的营业时间限制的，像这种可以玩通宵的KTV多少都会有点背景。有了后台关系在那放着，肯定也就不甘心只挣那么点包房费和酒水钱了，总会耍些小花样。

陪唱是比较普遍的手法，就是找点儿嗓子还过得去的小姑娘来陪客人唱歌，每个小时象征性地收点钱。其实陪唱女和客人心里都明白，这也就算是一个拉皮条的借口。男女奔着钱坐到一起了，还哪会只有唱歌那么简单。

本分点儿的拉拉手对对歌，不安分点儿的就上下其手摸索，再心急胆大点儿的门一关直接奔主题去了，完事了根据服务给钱买单。其实事情都没变，只是换了说法吧，调情叫唱歌，嫖资叫小费，各得其所，皆大欢喜。

我说：“行，正好我一个人没意思，你一会儿过来吧，帮我加两瓶酒。”她关上门出去了。

我靠回沙发上，感觉心情好了不少，有那么一会儿我突然想，也许宣宣就是让我来等待的，王娟就是让我来伤害的。

这样一想不禁有些心疼王娟，但转念一想谁让她不睁大眼睛挑好了，摸索到李光那么个东西就赶着结婚呢，都是她自找的。如果她找个不是我圈子里的，按我对她的稀罕劲儿，估计我跟她且得缠绵几年呢。

正胡思乱想着，先前那个小服务员进来了，手里拎着三瓶啤酒，她说：“大哥，这是单子你签一下，我只多要了一瓶酒，咱们喝完再要

吧。”我嘿嘿一乐，心想非亲非故你还知道替我省钱呢，嘴上却说：“你觉得够喝了就行，省下的一会儿都给你。”

她跟我商量着点了几首歌坐回我身边，我说：“你唱吧，我听听你嗓子怎么样。”她笑笑说：“我嗓子不行，比大哥你差远了。”我装作不高兴地说：“你还挺会骂人，你的意思是说我声音跟女人一样呗。”她赶紧说：“没有没有，大哥你误会了。”想了想又说：“其实都是我不会说话。”我看她着急的样子不忍心再为难她，笑着岔过话题让她唱歌。

她的嗓子其实挺不错的，音域挺广，高音也能上去，我说：“你这条件应该找酒吧唱歌去，那里比这里来钱快啊！”她笑笑说还是算了，那里都要有人介绍，还要有人捧着，她又不认识什么人。

唱了会儿我说累了，歇会儿，聊聊天吧。她紧张地看了看我，往外挪了挪但马上又挪回来了，神色紧张地说：“大哥你讲吧我听着。”我有点不高兴，说：“我一个人怎么说，你是要我给你唱戏听啊？”

她慌乱地说：“不是不是，大哥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大哥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接着逗她说：“那不还是一个意思吗？”她张了张嘴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看着她红扑扑的脸都快出汗了，不忍心难为她，拿过啤酒说喝点儿酒吧。她伸手接?去抿了一口双手抱着放在胸前。

7

我先讲了几个段子，她始终放不太开，每次都是害羞地笑笑。我想了想又跟她说了说最近社会上发生的新鲜事，这回她放开了，也山南海北地跟我说起来。我这才发现其实褪去那层羞涩，这小姑娘还挺能说的，没什么口音，而且声音把握得很好，不吵不躁不紧不慢，跟讲故事似的。

说着说着就聊到她身上了，自然而然说到了她为什么干这个。

其实这是钱色交流的保留话题，来这种地方的女孩子背后往往有一段惨痛的经历，最起码她们都是这么说的。故事中往往能引出一场

辛酸的往事甚至碰撞出一段澎湃的爱情，现实中就常让你伸进钱包的手一抖，顺手再多摸出两张。

不出我所料，她的背后也有一段“辛酸史”。

小服务员说自己家在云南昆明边界的一个小山村里，那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山村，从村里到有集市的镇的公车都没有，走路要大半天，因为路太难走，坐汽车也要三个多小时。

她的父母都是标准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也未必能归，每年起早贪黑地从土地里刨出仅够堵口的粮食。她说她并不觉得自己的童年因为贫困而凄凉。小的时候早早跟父母起床，父母下地后，她喂完牲口就去附近的山上玩，冬天老树随风低吟的枝桠，春天漫山遍野的各种花草，夏天峡谷里蜿蜒而出的山泉，这些，都是她钟爱的玩具。

我插话说：“秋天呢？”她笑了笑说秋天要去地里给大人打下手，我点点头喝口酒示意她接着说。

她十岁才上的小学，拮据的日子慢慢流逝，倒是也没有太多的辛酸。到了她十二岁那年，村里来了一队人马，说是在山上发现了一种金属，要开矿。我又插话问：“什么矿啊，没想到你们那还藏金埋银的。”她笑了笑说她哪知道那么多，只知道是种挺稀有的金属，但不是金银。我想想应该是钨钼一类的，云南好像盛产这一类金属。

采矿队的到来打破了小山村的宁静，也给村里人带来了新的赚钱路子，比如去矿山附近拾捡卡车掉落的矿石，大家把干这种活计的人叫做“捡矿的”。她的爸爸就是一个“捡矿的”，捡来的矿石放在家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来收。我说：“这样也能行啊，好像不允许吧？”她幽幽地叹了口气说：“家里人哪懂得那么多。”

第三章　初恋情人出国了（4）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多，家里的生活与原来相比慢慢好起来了，小孩有了新衣裳，爸爸也常让妈妈炒几个小菜喝上几杯。我听到这儿笑笑说："还行啊，你们家拔着社会主义的羊毛就奔了小康了。"

她没接我的话，摇了摇头接着说，后来矿上要建新的厂房，正好要占用她家山坡上的梯田，矿上的人跟乡里打了招呼，占用费少得可怜。她爸爸怎么也舍不得把养命的田这么便宜地卖出去，所以坚决反对占用，为了壮大声势还扬言要到县里去告状。

说到这里她叹了口气，自言自语地说："早知道胳膊拗不过大腿还那么虚张声势干什么呢？"她爸爸的话传进了矿上管事人的耳朵里，就放下话来说要收拾他。在自己土生土长的村子里，她爸爸显然没把这些人的话当做威胁，认为那只是他们理屈的一种表现。

但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一次她爸爸像往常一样去矿边捡矿石，正好被说要收拾他的人看见，那人放开了矿厂大院里看家的两条大狗，狗发了疯似的冲过去就咬。她爸爸身体还不错，拿手里挑筐的扁担一阵扫打，两只狗见没便宜可占灰溜溜地跑回去了。

小服务员停下来看了看我，我领会了马上说："你爸爸还挺强悍的。"她笑了一下，但神色马上又黯下去了。

那个管事的人一看狗被打了回来，当时就火了，跑进厂房叫了一帮人出来。这些人出来什么都不说，甩着手里干活的家伙就朝她爸爸身上抡，不一会儿把她爸爸打倒了。她爸爸挣扎着往家挪，谁知这帮人不罢休，冲上来硬是把他捆了起来，打电话报了警。

警察在下午才姗姗来迟，来了不问青红皂白就把她爸爸带走了。听到这里我张嘴想说你爸爸抗击打能力还挺强的，在矿上干活的手里可都是大家伙，看看她的脸色很难看就没说出来。

她接着说，当时听说爸爸出事了，她就朝矿上跑，到了那里有个好心人劝她回去，告诉她说她爸爸偷东西被抓了，警察就快来了。她

没走，发了狂似的到处找，最后在一间放旧机器的屋子里看见他，她爸爸被捆着歪倒在地上。

听见她的喊声她爸爸挣扎着坐了起来，看了看她还跟她笑了下，说："娃儿你先回去吧，我一会儿就回家了，告诉你娘给我炒几个菜，烫点酒。"看着爸爸惨白的脸和强睁着的眼睛，年纪幼小的她丝毫没意识到那是极度虚弱的征兆，她一听爸爸说马上要回家了，应了一声就往家里跑……

她回到家把菜洗了切好，酒一遍一遍地热，就是等不到说马上回来的爸爸，天开始黑下去的时候族里人来家里把妈妈叫走了，说去商量事情。她抱着酒壶蹲在门口看着不远的柴门在越来越弱的光线下逐渐消失，最后靠在门框上睡着了。

我听得挺着急，忍不住插话问："后来你爸爸什么时候回来的？"

小服务员看了看我，不知什么时候她的眼角已经湿了，用手背抹了抹，平静地说："我爸爸第三天回来的，卷在席子里，公安局说是畏罪自杀，我们打了三年的官司还是这个结果。"

没等我回过神去安慰，她抽搭两声又说："我当时真傻，那天下午我应该多看他几眼的……"

8

我听完愣住了，其实并不意外，这个结果几乎是我从整个故事开始不久就预料到的，倒是我没想到她会这么平静地揭晓这个并不隐秘的谜底。

我是个容易入戏的人，一时拿不准是她已被长久的伤心抹去了肆意的表达，还是这本身就是她编出来博取我同情的一个故事。

接下来是长时间的沉默，她坐在那里轻轻地颤抖着肩膀然后逐渐平静，我则是在努力理清头绪辨别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想来想去脑袋里始终乱糟糟的，最后我想我完全没有必要去探究其中的真实与否了。

这样的谈话本身就是我和她这样的关系中常见的一种游戏，是真的我也没必要去伤感什么，假的我也无所失，只需要在最后多甩出几张钞票。

我打破沉默说："不说这么伤心的事了，我们还是唱歌吧。"她转过头来说："大哥真是对不起，我来陪你反倒让你听我说起来了。"我笑笑说："没事，我这人就爱听故事。"想想这话说得不大妥当，喝了口酒接着说："那你也没上过多久学吧，以后什么打算？"

小服务员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告诉我她也是个大专生呢。看着我惊诧的表情，她说只是她毕业的学校太差了，现在文凭又这么不值钱，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最后只能流落到这里了。

我哦了一声，不知道该再说些什么。

小服务员顿了一会儿，又开始说话，这次她的声音更低，与其说交流不如说是一种倾诉或者询问，她说："大哥你觉得我想的不太奢侈吧，我想等我赚点钱就去读个夜大，有个本科文凭到时候也能找个正经的工作。"我笑笑说："这有什么奢侈的。"心里却想她心气其实挺高的，走进这里的女子多少是最后迷醉于风尘，一去不返。

她喝了一大口酒，又告诉我说她刚来这里不久，还没挣到什么钱，不过现在正看书呢，这样将来有能力去读书的时候也不至于太仓促。

我没再说话，把手里的酒瓶放下闭上眼睛，头脑中出现这样一幅画面：鲜艳迷离的霓虹灯下，一个心怀理想却不得不坠落风尘的陪唱女孩儿抱着一本书努力地静下心去研读，时不时抬头微笑着看向远方，似乎远处就有她通往幸福生活的大道，那些娇艳的灯光渐渐暗下去，那个单薄的身影越来越远，越来越朦胧……

这场景是在讽刺生活还是在羞愧像我这种衣食无忧、花天酒地还整天叫苦不迭无病呻吟的人？

9

我累了。

她确实是个善于讲故事或者说善于倾诉的人，声音平静但不失情感，缓缓地带你走进一个世界，让你主动伸手去触摸其中的酸甜苦辣诸般光影，不会让自己的情绪惊动你，直到你深深陷入其中。

我整了整衣服说："行了妹妹，我还有个约会得走了，改天还来找你聊天。"说着拿起身边的外套站了起来。她忽然拽住我的胳膊，说："大哥你真是个好人。"想了想又改口说："你是个君子。"我一听乐了，心想我没揩你点油你还不自在啊，低头把她拽到怀前在她前额轻轻吻了下，说："你岁数太小看不出好人坏人呢，今天只是我这个流氓累了，想休息一下。"她说："大哥你别说了，我看人不会错的，你真的是个好人，你善良。"我心想我善良？你还不如直接骂我傻呢，嘴上敷衍她说："不说了，我真得走了，下回我再过来。"

走到门口忽然想起了什么，背着她我掏出钱包抽出两张钱来，刚想转身给她，忽然想起她说想考夜大的事，也懒得再去想事情的真假，又伸手多摸出了几张转身递给她，嘴上说："你陪我半天了，拿去买几件衣服吧。"

小服务员正在收拾茶几上的东西，被我忽然转身吓了一跳，听了我的话又看见我手里的钱，她直起腰捋了一下掉下来的头发，说："大哥你别给我钱了，我也没陪好你，都成让你来听我絮叨了。"我打趣说："那你是不是应该意思一下，我都陪你这么半天了。"她还当了真，犹豫了下说："要不今天的酒水钱我出吧，算我请你的。"说得我心里一热，把钱递过去时看着那薄薄的一小沓甚至有些不好意思。

她说什么也不接我递过去的钱，把手背在后面躲闪着。我心说想给你还不信你不要了，硬往她口袋里塞，她忽然掉眼泪了，说："大哥你别给了，我真不要，我来外面半年多了，从来没碰见你这样的好人，我陪你自己特开心。"

第三章　初恋情人出国了（5）

我心里一阵暗喜，想自己怎么没注意到最近魅力飙升这么快，陪唱小姐都不要我钱了。我正了正脸色说："你拿着吧，就当大哥给你买书的，你不是要考夜大吗？"她还是说什么都不收，最后我装作不高兴板下脸来，说："你收不收，不收我再也不来了。"

小服务员想了一会儿，说："大哥那你就给我一张吧，已经不少了。"我没理会她的话，趁她说话时把钱全塞进她的手里，她还想往回塞我忽然抓住她的手把她拉到了身前，坏笑着说："你别弄了，再弄我流氓本性要露出来了。"

她愣住了，不知道是没领会我的意思还是不知怎么回答，我松开手拍了拍她的额头说："别想了，我下回来还找你聊天。"看着她不知所措的表情我莫名的鼻子一酸，赶紧转身走了出去。

到外面钻进车里，心想我今天是怎么了，打着火就走，回头看了一眼，小服务员正在门口跟我挥手，我探出头向她笑了笑。

回过身来忽然想到我甚至都不知道她的名字，刚想去问，又转念一想，这种风尘女子又有谁会用真的名字呢……

第四章　宝马X5（1）

二十岁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而这个年龄对于男人来说，是最窘迫的时候，恋爱中的男女，女人总是期盼男人能够香车宝马飞黄腾达，但她们却很少想到，穷男人是自己一个人的男人，等他变富以后，很可能就是很多女人的男人了……

1

今天上班碰见一个大妈，可能是对营业员有什么不满，拿了一大袋子一元的零钞在大厅里嚷嚷着要一张张地存。

我当时刚吃完午饭回来，趴在桌子上打盹，大厅经理慌慌张张地跑上来找我，说："张助理你快下去看看，我弄不了，一个中年妇女正在大厅找麻烦呢。"

我伸个懒腰慢悠悠地说："你别慌，这事你应该找主任去。"他着急地说："主任不在。"我心想这老头子肯定又跑他老婆办公室捣弄股票去了，暗骂他一声，从抽屉里拿出工作牌戴上，跟大厅经理下楼去。

下楼的时候他跟我大体说了情况。我看他也是一头雾水，只是一遍一遍地说有个大妈连着领了很多号儿，窗口全给占了，一块一块地存钱，别的客户都着急了，现在下面乱哄哄的。

我下去一看：一个五十多岁的大妈，穿了一身红灿灿的运动装在一个窗口跟营业员嚷嚷，操着北京地道的胡同口音："我怎么就没证件了，证件不是跟那边窗口用着呢吗，你从里面看一眼，那不是吗？！"

营业员估计是被折腾得不耐烦了，这工夫也挺来劲，头也不抬说："我看不见，你不把证件递进来我就没法办，只能过号儿了。"那个大妈不理营业员说什么，一个劲儿往窗口里塞手里的一块钱，说："你赶紧给我存，你再不存我就找你们领导去！"想了想又说："我给记者打电话。"说着就往口袋里摸。

我一看赶紧迎上前，说：“大妈您这是怎么了，您别急，要不这边说话？”大妈不买我的账，说：“我不去，看不见我存钱呢吗？”

我心想你这是存钱呢吗，捣乱还差不多。我看了眼营业员，口气严厉地说：“你这什么态度啊，赶紧给大妈存上，这么大岁数排队容易吗！”营业员委屈地看我一眼说：“这什么都没有，我怎么给存啊？”

我放低声音说：“赶紧存吧。”说着使了个眼色。营业员还想说什么看了我的眼色就忍住了。

我回头弯着腰说：“大妈让他们先忙活着，您来这边坐着说话。”她老人家估计也在这闹半天了，看有台阶下了，就问我说：“你是这里的领导吧？早这样不就完了吗？”我笑笑说：“我不是领导，我也就算是个伺候领导的，您这边请。”她跟我到大厅一角的咨询台坐下了。我赶紧给她倒了杯水，又找了个靠垫给她坐。

2

看我前前后后一阵忙活，大妈的脸色也好点了。

几句家常拉下来我才弄明白，原来是她前一天来取钱过了号儿，跟营业员商量插个队营业员没答应，回去挺不高兴就跟常一起遛弯的老姐们儿说了，有人就给她出了这么个馊主意。

我心想要是让你插队了那排你后边的人今天都来闹这出儿了，嘴上却一个劲儿地赔不是：“您别急，等我当上领导我就弄个老年人绿色通道，专门给您这样的大妈服务！”

大妈眼睛一亮：“小伙子你还挺会说话，那等你当上领导得什么时候啊？”

我假装特伤心：“大妈您说的可不是吗，现在上面的人一点机会都不给我们这些年轻人，等熬上去了也四五十了，能像您这样这么有想法的还能有几个，到时候都成酒囊饭袋了，谁来改良政策啊！”

听我夸她有想法，大妈立马乐了，语重心长地跟我说：“小伙子你可不能急啊，一定踏踏实实地做好工作，可不能学那些坏风气搞那些小动作。”我应承着说：“对对，大妈您知道的还真多，您儿子应该比

我大点吧？您应该知道现在年轻人身上担子太重，你看我这年纪轻轻的腰都快弯了……”

大妈一听我说腰不好来了精神，说：“你这我知道，这是颈椎病，电视上天天说这个事。”接着她就跟我说开颈椎病了，后来又转移到形形色色的老年病，边说还边比画着。看得出来她退休后的时间全花在研究这个上了，知道的医学知识也快顶上半个专家了。

我前倾着身子听得腰酸背痛，颈椎真快要出毛病了。这时候电话响了，我一看是雷子打来的，我跟大妈说：“大妈您看，医生给我来电话了，我正在她那做按摩呢，肯定是催我去呢。”大妈正说得高兴，我一边可怜巴巴地看着她一边用手扶着腰。

她想了想说：“那小伙子你快去吧。”我装出为难的样子：“不行啊大妈，领导说我今天得把您送走了才能换班呢！”

她听我这么说，看样子心软了：“得了，我跟你这么一聊气也就没了，我就不难为你了！”

我趁热打铁说：“那您不存钱了啊？”她说：“存什么啊，那是给孙子买鞋的，特意在路边换成了零钱。”我一听心里来火但是嘴上还是不敢懈怠：“大妈那这样吧，我给您?成整的，您拿着也方便。”大妈来了句：“那可麻烦你了。”我心里暗暗想您老这会儿才知道麻烦人哪。

我跟傻站在一旁的大堂经理使个眼色，他赶紧跟大妈套近乎，说：“您这边来吧，我扶您。”大妈一甩胳膊，说：“你扶我干吗，我岁数又不大！”逗得一边看热闹的一个小姑娘捂着嘴直乐。

3

总算打发走了这个“上帝”，我拿出电话打回去。雷子张嘴就说：“你丫便宜来了！”我一头雾水，问他：“什么叫我便宜来了，我便宜来了给人占去啊？”他情绪挺激动，说：“你甭白话，不想听我挂了。”

我听他说的真像有什么事，赶紧说：“别别，有事您说话。”雷子嘟囔着说：“我没事儿，甭废话了，海底捞吧。”说完还没等我张嘴骂

他丫就给挂了。

下班我去加了点油，赶过去时雷子已经到了，正靠在他的奥拓上抽烟。我过去说：“你怎么不进去？”他说：“我开一奥拓，人再把我撵出来。”我说：“至于吗，我比你好不到哪去，看看，N手普桑。”雷子嘿嘿一乐，说：“这马上就是昨日往事了。”我没听明白，想细问他，他不耐烦地挥挥手：“进去说，我中午还空着呢！”

雷子翻弄着菜单大大咧咧地专挑贵的点：“是这么个事儿，朝阳有个副局被拿下了，咱家老爷子正好跟这个案子，老小子原来有个X5……”

我听到这赶紧打断他：“我说你打住吧，我现在离途胜还差层皮呢。”

他左右看看，跟要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似的伸手在我眼前打了个数儿，我推开他的手说：“你逗我乐子啊，我买不起还能不知道行情？”他摇摇头一副惋惜的样子：“孺子不可教啊！”

我看他不像开玩笑，说：“你给个说法，哥们胆子小，便宜太大了撑不住。”他这才娓娓道来，说其实这个车是边缘财产，也就是说归案子里去也多不了什么事，要是处理了就是单位的福利。我心想他妈的X5还是边缘财产，看来这老小子出不来了。

喝了口茶，我心动了。

雷子给我说的是二十五万，我现在打扫打扫家底也就十七万不够，就这些还是看我好车狠着心想弄一个，哥们平时帮我省出来的。我自己是没那么多了，现在大家手里也都不宽裕，要想拿下这个就只能回去啃啃老爷子了。

这想法一冒出来我心里挺难受，不是滋味。工作三年多了，光发我手里的钱算下来小四十万了，家里爹妈从不让我孝顺，我还经常杀回去倒啃，现在手里还是没钱，回去怎么说啊！但是想想不要又舍不得，如果这价儿拿下来那还真是便宜占到家了。

再想想还是觉得不妥，刚抬头看雷子他就特鄙夷地甩我一句：“甭问，4.0的，两万公里不到。”我讪笑着说：“你回去跟老爷子通融下，再少点。”他拿起碟子假装要摔我，我一看心想看来有戏，还能省点。

吃完饭出来六点多，我估计这个点儿家里人都在，得赶紧回去商量商量，我绕弯儿骂雷子：“雷子你等我拿到车先拉你长途跋涉高老庄看你丈人去。”他正点烟，想也没想顺口就说：“瞧你那点志向。”刚说完也纳过闷来，追着我要打……

第四章　宝马X5（3）

姐姐给我两万，现金，交给我的时候摆足了范儿：“这就当我赞助你的，说好了以后我找你用车你可得随叫随到！”我赶紧说：“行，以后我就是您老的专职司机，保证随叫随到！”她刮刮我鼻子根本不信我的话：“你小子就会贫嘴，等我找你时你不准疯哪去了呢。”

我把钱攒到一块儿给雷子打到了账上，过了半天儿他给我打电话说那边都妥当了，手续都全，过个户就行。顺便约好了周六跟我去提车。

刚挂下电话毛子就打过来了，大声嚷嚷说：“听说强哥鸟枪换炮了？”我说：“还没到炮呢，也就弄了个半自动，还是从战场上死鬼子手里夺出来的。”他鼻孔出了口气：“你甭贫了，赶紧开回来，哪天带我出去遛遛，咱也提升提升档次。”

我挺直腰板儿说：“那是必然，毛司令您就等好吧！”毛子婆婆妈妈地叮嘱我：“你丫别贫了，赶紧把车开回来看看是不是真便宜，别乐极生悲了。”没等我骂他又接着说：“正好，李光结婚你这车也算一辆婚车。”

我听了一怔，心里不愿意但嘴上一时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假装没听见就挂了。

6

这两天总想着即将到手的X5，都没什么心思工作了，总算挺到了周六。昨晚小护士给我打电话，说：“大忙人你干吗呢，什么时候有空出来玩啊？”我说：“今晚有活动，明天我找你吧。”她哼哼两声说：“行，那就陪我逛街去，反正我明天没事！”听得我腿肚子都酸的。

一大早我就起床，冲了个澡，找衣服时看见了上大学学车时买的太阳镜，镜子几乎跟新的一样，从没怎么戴过：一开始我开的是一个

破夏利，后来就是毛子的普桑，戴上这么个东西有点不伦不类。我拿出来擦了擦，到镜子前戴上照照，还蛮像那么回事。

车在朝阳检察院的家属区里。我打车到雷子家想让他拉我过去，这孙子说什么也不开车，嘴里还振振有词："我一会儿怎么回来？开个奥拓追着你的X5，多没范儿，打车去！"我觉得他说的也是那么回事，便不再纠缠他。

打车到了地方，雷子给相关人员打电话，我心怀大迫切小激动，四处看得眼睛酸了也没看见车影儿。不大一会儿，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冲着我们过来了，雷子上前叫了声韩叔，那人点点头说这边走吧。

绕来绕去终于停在一个单元楼后面的车库前，那个韩叔打开门说就这。我跟雷子赶紧冲进去看，车挺新的，就是右后边蹭了巴掌大的一块，我跟雷子说："这好车丫也不留神着点！"雷子一边到处摩挲一边说："没事，以后你留点神就行了。"

韩叔把我叫过去："给你这个，以后这车就是你的了，慢慢看。"我接过他手里的钥匙跟他客套："麻烦你了韩叔，我请你吃个便饭吧？"他挥挥手说不用，这事跟他没关系，他就是过来给我送钥匙的。

我跟雷子钻进车里，打着就走，刚换手还不怎么熟悉，也不敢开太快，慢悠悠蹉了出去。我以前开过最好的车是老爸单位的路虎发现，比照这个应该还差点呢，想到老爸奋斗一辈子最后才配了的级别，这就被我给超了，心里那叫一个乐呵。

雷子也乐得屁颠儿屁颠儿的，说："强子你以后就是个骑马的了。"我说："那是，改天骑草原上射雕去。"他一听草原说："不提我都忘了，我正想着跟你商量，今年咱得出去游个春去。"我摆弄着方向盘心花怒放："必须的！就冲这车也得去，回头找毛司令商量商量。"

在外面吃了中午饭把雷子送回家，这小子直叫屈："强子你别啊，我还没过瘾呢，干吗啊你这是，车刚拿到手就不要哥们了！"我说："我是真有事，要不把车撂给你玩儿我打车走。"雷子有点儿动心

思，想想又说：“得了，你先过了瘾我再说吧，大半辈子积蓄都搭进去了。”我给他一巴掌骂了一句，开上车走了。

我给小护士打电话问她在哪呢，这妮子嗲嗲笑了几声，说：“我在一姐们儿这呢，你过来接我吧，正好介绍你们认识认识。”我问了地方就开过去了，到了门口我给她打电话，她说：“你等等我们这就下来，我朋友刚洗完澡。”

我一听说洗澡，心里就有点痒痒，跟小护士贫嘴说：“见我还洗什么澡啊，我都十天半月才洗一回。”小护士抢断我的话：“你臭什么美啊！”想了想又说：“我告诉你啊强子，我这姐们可是大美人，你不许动别的心思，我都有点后悔介绍你们认识了。”

我赶紧打消她的疑虑：“别啊，你这不还没介绍我们认识呢吗，再说了，我就是一颗小绿豆，你又不是不知道，好不容易被看上眼儿了，我还敢有什么别的心思。”

小护士听完我的话挺美，正张嘴自我表扬外加对我批评考证，忽然明白过来我是绕弯儿骂她，在那边直嚷嚷，那气势好像电话线再粗点儿她就直接钻过来消灭我了。我赶紧赔不是，总算让她不再假装生气了。

7

女人出门的麻烦劲儿不服不行，我?断续续抽三支烟下去了才看见小护士跟一个女的从门口不慌不忙地曼妙而来，一边走一边四处看，估计正找我那辆普桑呢。

走着走着到我车前了，掏出电话就打，我一看手机响了，按下接听键扔在副座上打开车窗，就听见小护士在那喊，说：“强哥你怎么还没到啊？我们都下来了！”我乐呵呵地看着她，她说完了听电话里没动静还把电话从耳边拿下来摇摇。

这时候一直站在她身边的女孩儿回头了，我一打量，长得还真不错，小巧精致，看上去还有那么一点媚样儿。她发现我在看她，就扫

了我一眼，我跟她努了努嘴算是打招呼，她不明所以，以为碰上不良青年调戏她，脸一沉转过头去了。

我一边打开车门一边按了下喇叭，小护士被吓了一跳，一下跳起来电话差点掉了，刚想喊就看见我笑眯眯地从车上钻了下来。我说："怎么了，认车不认人呐。"她一看是我，冲过来照我胸前就是一下，说："我还想你怎么还没来，你换车了啊，接电话怎么不说话啊？"说着打量了下我的车又接着说："强哥，你发财了啊，这车可不便宜呢。"

我边招呼她们上车边诓她说："还没来得及通知，我买彩票中奖了！"她半信不信地问我真的假的，还一直嘟囔她怎么没那运气。一旁的女孩看出来我在胡扯，抿着嘴悄悄地乐，那俏模样不禁让我心猿意马了一小下。收起心神我催小护士说上车再说吧，这不让停车，我冒半天险了。

上了车小护士就不停地说着这两天好玩的事，我见缝插针跟小护士说："你还没介绍这位美女给我认识呢。"

小护士白了我一眼："她叫小麦，你还用我介绍，见到美女有几个不跟你熟的？"她语气软绵绵的，但是透着说不出的酸味儿，我接过话说："我哪敢自己搭讪，这年头美女都不喜欢被搭讪啊。"说着看镜子里那个女孩的反应，她的脸更红了……

我回头笑了笑，转回头看着镜子搭讪那个女孩："小麦同学好，我是大豆叔叔。"小麦抬了下头应我："你好，大豆……"说着觉出来我在逗她，又打住了，低下头去不再说话。

我心里一阵乐，一脚油门狠狠踩了下去，在两个小妮子的惊呼中车子猛地蹿了出去……

第四章　宝马X5（4）

8

小护士说要去五道口买衣服，我跟着她俩转悠了两个多小时，才刚到手一条裤子，我看苗头不对，就借口抽烟溜出去了。站门口抽了支烟又回车里坐着，等了半天也不见两人出来。

一对看样子是大学生的情侣，男孩骑车带着女孩从我边上过去，那女孩跟男孩撒娇："你什么时候也弄辆这个拉着我出来兜风，肯定也不嫌我沉了。"男孩笑了笑，没说什么。

目送小情侣走远，我点了根烟斜靠在椅背上，心里忽然很同情那个女孩，二十岁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而这个年龄对于男人来说，是最窘迫的时候，恋爱中的男女，女人总是期盼男人能够香车宝马飞黄腾达，但她们却很少想到，穷男人是自己一个人的男人，等他变富以后，很可能就是很多女人的男人了……

我等得都快崩溃了，两个女人才从市场里慢慢悠悠地出来，小护士钻进车里就跟我显摆，我一看她买了件浅粉色的吊带儿，买回来就穿身上了，上面有个小手，手指尖正好扒在她左边胸前。

我说："那是谁的手啊，赶紧拿开，再在那儿放着我可要行侠仗义英雄救美胸了。"她笑笑说："什么时候轮到你强子行侠仗义了，你别让人给仗义掉就得了。"

我看了眼旁边的小麦，她比起小护士好像更羞赧些，可能是跟我还不熟悉，低着头看也不看我俩。

路上我问小护士晚上到哪吃，她说算了，晚上还要去看个同学。我眼睛斜着她说别啊，这都多久没在一块儿吃吃喝喝了。小护士听了这话脸就有点红了。

吃吃喝喝是我和她之间的暗号，意思就是我想要她了。她看看一边的小麦说："吃什么吃，我这两天不舒服，不能吃！"这时候小麦搭话了，说："没见你不能吃啊，中午还吃不少呢……"

小护士伸手去搔小麦说："你怎么揭我老底啊，你想吃你跟他吃去。"小麦躲着小护士的手没说话，我说："行，那晚上我就跟小麦吃吃喝喝去。"小护士听了伸手对我肩膀就是一记粉拳。

把她俩送回去已经五点多了，我给毛子打电话说："你在哪呢，给你秀秀我的千里驹。"他咳嗽一声说："我正跟你嫂子逛街呢。"我一听就明白了，这小子跟我一样，没正经八百的女朋友，这指定又是说给身边的女人听，想占人便宜呢。

听他的意思肯定舍不得丢下那边，我说："行，那你忙吧，抓点紧早点给我弄个侄子玩玩。"

我心想看来今天得自己过了，忽然想起来前几天同事推荐了一家后海的串儿店，就掉头过去了……

第五章　邂逅美女（1）

抛却周围的喧嚣，寄神于那一片山河月，虽不问纸香墨飞，落寞之感却悄然而生：我想我更应该是一团将燃尽的火焰，月光下放肆地开满了花，朵朵是我绝望的欢愉……

1

今年“两会”后五一长假给取消了，清明时放了三天，五一就剩三天了，“五一黄金周”已经成为了历史名词。北京的空气质量虽然一提再提，但在城里待久了还是闷得慌，感觉人跟自然就隔离了，抬头就是高楼大厦，我从出生就在这儿待着，二十几年了依旧不能习惯，于是每年的十一、五一都会张罗着出去玩玩。

我跟毛子他们合计了下，今年只能趁着这三天假出去玩玩，时间太短又不能去太远，打算就近找个郊区景点儿晃荡一圈，最后说好了去十渡。

我本来不想去十渡，怕扫了大家的兴。大三的十一长假我和宣宣去过那里，现在没什么事刺激我还常常伤心劳神呢，旧地重游，触景伤情肯定影响兴致，但雷子铁了心就要去那儿，我又不想说出原因，只能跟着了。

我给小护士打电话说春天来了，她说：“你才纳过闷儿啊，再迟钝点夏天都到了。”我说：“十渡的花都开了，水也流得到处都是了。”她说：“你不就是想约我出去春游吗，直说不得了。”我说：“你真说对了，我还就是想咱俩一块儿出去闹闹春去。”她笑着骂了我一声。

聊了几句我说：“你把那次的姐们也带上吧，就是一起去逛街那个，名字我不记得了，我好几个兄弟都晒着呢。”

小麦又开始有点阴阳怪气了，说：“难得你记性不好，你是不是有什么不良意图啊？”我说：“我哪有什么不良企图，不是有你呢吗，我主要是怕狼多肉少他们到时候对你下手。”她笑了下说：“谅你也不敢。”

这话听得我一哆嗦，跟她老人家把我别裤腰上了似的，好像我一举一动她都掌握着，我只能低眉垂首，恭恭敬敬，唯诺是从。我赶紧打岔，说："我什么时候有那么大魅力那么招人了，也就是你可怜我没人要，暂时留身边将就着。"

小护士又自我表扬了几句，说定了出去玩的事儿。我听她说话的语气感觉她今天心情不错，就商量着晚上接她吃点喝点去，她还装着推辞了下，想了想又说："那你过来吧。"

我现在发现小护士是那种不碰不知道一碰吓一跳的，看着挺文静，关上门就跟守了十年寡的怨妇似的，那天晚上缠着我不断地要，直到我躺在床上气喘，才嘟嘟囔囔地躺我臂弯儿里睡了。

2

我们约好了三十号下午出发，毛子和小寒带女朋友，雷子光杆，我带上了小护士。她最后还是把小麦拉上了，小麦这妮子看起来感觉跟上次不太一样了，可能是这次穿了一身运动装，有点小泽玛利亚的神韵。

都要出发了，毛子才象征性地给李光打了个电话问他去不去，那孙子说加班呢，还得忙着准备结婚的事，就不去了。毛子撂下电话说白打了，知道他肯定不去，我打着火看毛子一眼，说不去正好。

房间什么的毛子都打电话定好了。他车里装他和小寒两口子，我拉着剩下的。小护士本想跟我坐前面，被雷子好说歹说弄后面去了。她一边换座一边说："雷子哥啊，给你机会你都不把握，要不然你身边没强哥那么多女孩呢。"

我一听这话，心想这怎么又绕我这儿来了，赶紧说我什么时候身边女孩多了，我多正直一人啊！顿顿又补充说一个排都没凑够过，听得小护士和雷子直要打我。

"两会"时想的是把春秋假拆开，这样可以缓解出行旅游带来的各种压力，今天出来一看，根本没什么作用。还没到十渡镇，路上就盘起了长龙，挪了两个多小时，估计也就前进了三四公里。

三点多的时候，车流彻底动不了了。天也比较热，天一热人就容易烦躁，一个私家车司机跟一个跑小公共儿的不知道因为什么就嚷嚷起来了，还跳着要动手，警察在五百米开外，赶忙往这冲，但路上的车横七竖八的，他们绕了半天还离这边老远。

我听他们吵吵得心烦，就扭过头看路边。

拒马河两岸青山绿水，路离远处的山腰有几百米的距离，河水舒服地伸展开臂膀伏在河床上，水不深，也就不急，河面上几片筏子清闲地漂着，筏子上男男女女不时地嬉笑，俨然与路上的焦躁拥挤恍若相隔两世。

远处半山处拦腰横开出一条小路，看上去像系在山腰的一条带子，一个山民赶着几只羊在上面摇摆，不时挥起鞭子冲羊大声喊着，可能是羊走惯了平路，晕高，不肯快走。

我看着如画般的景致，觉得自己快要陶醉进去了。上次来这里时，心思更多地用在和宣宣缠绵上，似乎就没觉得这里有如此景致。

我正陶醉着，雷子给我一下说："你干吗呢，前面都动上了。"我一看长龙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缓缓地移动了，后面司机不耐烦地鸣笛示意我快走。我赶紧收回心神不紧不慢地跟着前面的车。

3

毛子定的旅店在五渡上，好不容易蹭到地方，已经六点多了，大家都一身臭汗。毛子当时定了五间房，可是到了一问，老板说只给留了四间，我们觉得肯定有人出高价给撬去了，现在来玩的人太多，房价涨了三四倍还是人满为患。

跟他理论半天也没结果，不用说毛子和小寒带着家属每对儿占一间，我如果和小护士一起住，那雷子和小麦就得一块儿，两人话还没说过几句，肯定不成。

我想想说雷子跟我住吧，让小护士跟小麦住。小护士有点不甘心，但也只能同意了。

说定了大家赶紧分头奔进房里洗澡，我进屋就摔到床上，跟雷子说：“你先去洗吧，我歇会儿。”他进去洗了，我无聊地横在床上看电视，一共没几个台，多数还是地方或者点播的，看着没什么意思。

看了会儿我有点困，刚想起来找点水喝就听见门响了。我刚才进屋就把上衣脱了，也没多想就去开门。出来一看是小麦，她见我赤着上身显然吓了一跳，盯着我看了一眼，赶紧转过头看着走廊说：“我看你们有谁带刀没，我削水果。”

我说：“有，等我给你拿去。”就转身进屋去找水果刀，翻了半天终于找到了。边朝门口走边大声说小麦我来了，到门口就愣住了，小护士也是进屋就去洗了，刚洗完出来晾衣服，正看见我赤着上身冲出来。

我愣了她也愣了，回过神来她有点不高兴，说：“你干吗呢？”我刚想回答，她又叫了声小麦。

小麦有点尴尬说：“我找水果刀呢。”小护士抑扬顿挫地说：“我就有你怎么不说啊？还跑这里来找。”小麦有点不好意思，口气软软地说：“你不是去洗了吗？”小护士脚下的高跟鞋狠狠地敲着长廊的地板走过来，嘴上说着“你等等我啊”，伸手拉上小麦白了我一眼，回去了。

我耸了耸肩，心想女人真小气。回到房间接着看电视，看了会儿雷子还没洗完。我去敲门说：“你丫淹死里面了啊，女的都洗完了你怎么还磨蹭！”他在里面说快了，让我再等等。我又回到床上不停地换着台。

看了会儿我拿起手机给小护士发信息，我说你干吗呢，我饿了，咱去野餐好了。她回我仨字：有晚餐。我觉得她装糊涂，就又发过去说我是说去野外吃吃喝喝去。那边儿半天没反应。雷子出来了，我脱了正准备进去洗，短信来了，俩字：不去！

我把电话摔床上心里挺来火，就去洗了。洗完了雷子正在那翻我手机呢，我夺过来说：“你丫别偷窥我隐私啊。”他说：“什么隐私啊，

闹矛盾了吧，我看小护士挺不错的。”我顺嘴搭上：“不错？那给你得了。”他说：“你滚蛋，玩剩下的就想到我了。”

第五章　邂逅美女（2）

晚上还真有晚饭，八荤七素，加一个汤，看着还挺丰盛的，吃饭时小护士挨着我，我怎么巴结她都不理我。我心想你至于吗，又不是在床上让你抓到了，再说大家就是玩玩，又不是真的男女朋友，你较什么真儿呢！

吃完饭毛子提议打会儿牌。我本来不想玩，想跟小护士套套近乎，可她就是不理我，一会儿又说累了，回去睡了，我心想怎么也不能冲进她房里拽她去。

我，毛子两口子还有雷子打牌。小麦在这看了会儿就回去陪小护士了。我们打到十点多钟，想着明天还要出去玩也就散了。

回房里我给小护士发信息，半天她没回。我打她房里电话，小麦接的，说："你找谁啊？"我说："本来想找小护士，找你也行。"小麦说她睡了，这时听见小护士说："什么时候了还打电话。"小麦在那边说："找你的。"小护士说："不接，我都睡着了。"小麦在那边不说话，估计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跟她说了晚安，等她挂了我把电话狠狠摔回去。雷子看我一眼说："你至于吗？"我说不至于，真他妈不至于，睡觉！转过身蒙上头睡了。

4

睡着睡着我听见有人敲门，嘟囔着："谁啊三更半夜的。"起身就去开灯。

打开灯我发现屋里雾蒙蒙的，好像山里的雾气不知何时渗进了房间里，淡淡的白色从脚底氤氲而起。我来不及多看就去开门，开了门还没看清是谁就被来人给抱住了。我一边推她一边说"快让我看看你是谁"，我把她推开了一看，不认识。

那个人眼泪一下就涌了出来，说："大强盗你不认识我啦，我是宣宣啊！"

我大吃一惊，再仔细去看：她站在门外，身后是一扇窗户，看样子要天亮了，黎明前青白的光线淡淡地衬在她身后，仿佛有两道七色的彩虹从她身边慢慢腾起。我再仔细去看她的脸，眉目中确实是宣宣的样子。

我说："你怎么来了？快进来吧，早晨湿气大，太凉！"说着就拉起她进屋坐在了床上。雷子不在了，我也来不及细想，问她说："你怎么来了你怎么来了，你可回来了宣宣，你知道吗，你不在我快想死你了……"

我说着她就往我身上靠过来，我喉咙紧紧的，正要伸手去搂她，她忽然又躲开了，说："你来啊你来啊，你抓到我我就给你。"我一边够她一边说："别闹了宣宣，快过来……"

手马上就要够到她，忽然被一只大手给卡住了，我一惊就想把手抽回来，忽然觉得有人推我，我发现身子正向一个深渊掉进去，身子从云朵旁呼啸而过，我努力地伸手想抓住什么，一抬头发现宣宣正在崖顶看着我笑，她笑得好甜，白色的裙子，裾袂飘扬，我忘了自己正在下坠，一时看得入了神……

忽然一个声音在耳边响起来，我一挣坐了起来，见雷子正看着我。

他揉揉眼睛说："你丫乱摸什么呢，做什么梦了？"我摇摇头，爬到床边喝了口水。转过身想继续睡，雷子过来扒拉我："你快说说你做什么梦呢吗，我就爱听人说梦。"我脑袋里一团乱，懒得理他，就说我刚做梦摸王八呢。他骂了我一声，去了趟卫生间回来又睡了。

5

眯了半天，怎么也睡不着了，开灯看看刚五点多，关了灯重新缩回毯子里猫着。一点点想起刚才的梦来，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最后我忍不住了，轻轻地下地摸到门边，打开门走了出去。

天已经半亮了，山中的晨雾果然很重。我们住的是两层楼的房子，是自建的那种，房间对面是长廊的窗户，窗子没有关上，雾气就

浮了进来，整个走廊里影影绰绰。

我往尽头看了看，那里竟然真的有一个身影，一身白色的衣服，正缓缓地走过来，仿佛延续着我刚才的梦境。我想退回去但是又特好奇，想知道到底是谁，正犹豫着那个身影近了，我一看才发现原来是小麦。

此时此刻遇见她，我有点失落又有点高兴，张口说道："你这丫头大清早不回去做美梦怎么起来了？"小麦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目光有些躲闪地避开我，看着墙说她有早起的习惯，刚出去锻炼了。

我觉得她的表情挺奇怪的，刚想问怎么回事忽然纳过闷来，原来我起来时什么也没披，穿一条小内裤就出来了，她看我赤上身都脸红，别说现在这样了。

我刚想退回房间里，又心思一动想逗逗她。我说你这是沾的什么啊，说着就朝小麦凑了过去，她不明所以抬着头看着我，但马上又低下头去，我说别动我给你弄掉了，说着把身子探过去用手指在她背后轻轻划了一下，她的身子明显地一颤，刚想退步躲开，我却已经收了回来。

"没了，"我说，"一条小虫子。"

小麦站在那忽然抬头看着我，张嘴想说什么，又忍住了。我让她看得也有点别扭，赶紧说快回去吧，一会儿大家都起床了。她领会了我的意思，打开房门走了进去。

回到屋里雷子也醒了，问我干吗呢这是，一会儿做梦乱摸一会儿跑外□风凉去。我跳到床上裹紧被子说没事，我出去看看日出。他伸了伸腰也精神了，我俩就趴床上一边聊天一边看电视。

第五章　邂逅美女（3）

6

七点多的时候小寒来叫门了，边拍门边说：“你们俩怎么回事啊？两大老爷们这时候还不起来，是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我跟雷子跳起来开门就往里拖他，嚷嚷着说：“我俩正饥渴难耐，就差一你这样的了。”

吃完早饭大家商量好了先去七渡的一个景区玩，收拾收拾就出发了。怕路上车多，我们就每人租了匹马骑着去，几个女孩里就小寒的女友骑过马还算镇静，剩下的三个人大喊大叫的，跟马背上长了橛子似的。

我们找了五个牵马的，牵四个女人加上小寒的马。这小子也没经验，虽然不好意思大叫，但脸白得跟纸似的，汗珠子都快掉下来了。

东西都让毛子、雷子、我三个背着，一帮人浩浩荡荡地上路了。我发现小护士还是不怎么理我，心想就那么点破事你还记我一辈子啊，心里这么想着我还是去招她，骑马过去蹭她，她吓得呜哇乱叫，但是看都不看我，这事儿要搁以前她早伸手打我了。我一看没什么意思，索性不理她，跟在毛子和雷子身后慢慢溜达。

一行人吵吵闹闹地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地方，下了马我去买票，毛子和小寒说水不够，张罗着买水去了。

买回票我故意藏起来一张，往每人手里塞一张后没给小护士，我拿着票说：“今天票都卖完了，就这一张了，你进去玩吧，我在外面等着你们，你要渴了饿了打电话我就给你送饭送水去。”

看我可怜巴巴的样儿，她终于跟我说话了，白了我一眼：“没听说过景区还限制买票呢！”我见有转机赶紧说两句：“就是就是，我就知道骗不过你的冰雪聪明。”说着赶紧把票掏了出来。

我们到景区里转了一圈，这里没有什么特殊的景色，就是一些山石，然后勉为其难地取了一些不搭调的名字，也就是我们在门票上看

到的所谓的“奇山异水”了。还有很多当地人来这儿遛狗的晨练的，弄得跟个后花园似的。

唯一欣慰的是这里的山上应该有泉水，很长的一段距离都在路边修出一条半米宽的水渠，这水渠修得还算精致，用卵石在渠底拼成花朵图样，我硬拉着小护士脱了鞋踩进里面逆水而上。

水也就刚刚没过脚面，脚底的凹凸硌得脚心痒痒的，这种麻酥的感觉被脚面冲刷而过的水和着，很是舒服。我问小护士说：“你不生我的气了吧。”她说：“不生了，都是我自己心情不好，跟你胡闹。”我使劲攥了攥她的小手儿，贴在她耳边说：“那今晚出去野餐吧。”她推了我一把千娇百媚地说：“你就知道这个。”

7

没走到山顶毛子他们就嚷嚷着说不走了，看样子再走下去也是一个德性，没什么意思。大伙儿一合计，说还不如出去划竹排呢，于是一帮人掉头就往回走。

进来时我看了看，划竹排在景区外面，靠着山有一条河，应该还是拒马河。看样子是经过大规模人工修整的，下游不远处应该建了堤坝将水屯起来，再拓宽河道，河面就宽了很多。

我们到了门口，大门上面修成了长城一样的塔楼，大家都上去合影，这景区还挺黑，上去一次还要再收一块钱。我跟小护士也上去照相，她有点心不在焉。我拉着她的手说：“你笑笑，就当你现在是本大王的压寨夫人。”她看了我一眼，笑了。

来划竹排的人还真不少，都在河边排队，看阵势排到我们还有段时间。我叫上毛子找到卖票的那个人，揣给他两盒烟，这哥们来了精神，领着我们直接插前面去了，我们上了四个排子，两人一个，男女搭配。

这河道的景致看起来要比景区里好多了，二十多米宽的河面顺着一段峭壁漫延着，水很清，不深，能看见鱼和河底的水草。我仔细看

了看水草，碎碎的叫不出名字，从每个根儿上伸出无数条细蔓，软软的，随着水流摇晃，像是正努力地想探出水面来抓住什么。

划到河中央，我把竹竿顺排子上，仰面躺了下来。

两边不时有排子漂过，上面的人大声嬉闹着，天很晴，我这个角度看不到太阳，但还是被天的湛蓝刺得眼睛发胀。排子吃水很深，竹管只有不到三分之一露出水面，我想要是平着从外面看过来，那我现在几乎是贴在水面上的。

轻轻地闭上眼睛，眼前是眩晕后描述不出的各种奇异图案。心里想着就这样漂吧，忘记所有的琐碎，像颗微粒般若即若离地漂浮于尘世，没人注意我，也就无人惊扰……

我正悠悠乐哉呢，小护士突然推我，我睁开眼睛见她正低着头看我，背着光，我刚睁开的眼睛看不清她的脸，伸手抱住她搂了过来忽然觉得嘴里咸咸的，把她推开一看，不知道什么时候她哭了。

我坐起来把小护士搂进怀里，问她说："你这是怎么了，出来玩还不高兴吗？"小护士挣了挣说："他们看着呢，别闹，我就是心情不好，现在好多了"我放开她说："你可别哭了，我奶奶告诉过我说在河上不能哭的，那样会得罪河神，要被淹死的。"她笑了笑说："没事，拉?你垫背死了也值了。"

8

伸出手划拉着水，和小护士肆意地闲聊，说了会儿她忽然问我："强子你说你将来会找个什么样的女孩呢？"我一听怔了一下，心想该来的总会来，看来她开始关注自己的身份问题，不过听着她的话也就是想试探试探我。

我说："还能什么样啊，一个鼻子两眼睛呗。"她显然没能从我这里打听到她想听到的意外惊喜，闷闷地说："你结婚的时候一定叫上我，让我看看新娘子到底什么样。"

我没接她的话，脑海里勾勒出一幅场景来：我手拉穿着婚纱的新娘在红地毯上慢慢走着，忽然冲出一个连的女人，有十八九岁的小姑

娘，也有三十多岁眼角皱纹若隐若现的少妇，她们二话不说冲上来就去扒新娘子的衣服，手上不停嘴里还喊着看看你这个狐狸精到底有几条尾巴……

小护士见我没什么反应推了我一下说："我跟你说话呢。"我回过神来，说："还能什么样，其实我女朋友在国外呢，过两年回来跟我结婚。"我看了一眼小护士，她看着河面发呆，脸上很平静。我觉得气氛不对，赶紧圆场说："不讨论这个了，怎么老说不高兴的呢？"

她转头看了我一眼说："有什么不高兴的，多好的事啊。"我顺着她的话说："好什么啊，等她回来就把我的世界没收了。"看着小护士不解的神情我又补充说："就是你们，广大的美丽善良的女群众。"她笑着给我一下说："你就没个正经的。"

第五章　邂逅美女（4）

正聊着毛子和小寒他们划过来了，毛子伸手拉我们的排子说来来，连一起。我撑着竹竿躲开了他，我说："我可不掺和你们大炕。"小寒吵着要跳过来打我，太远了过不来就撩水泼我……

正闹着听见雷子在河边大声冲我们喊，河面上人很多，吵吵闹闹的挺乱乎，也听不清他喊什么。毛子回头看看说："丫孙子什么时候上去的，也不说声。"我说："咱们也上去吧，玩得差不多了。"说着撑着排子往岸边靠过去。

上了岸没见小麦，就雷子一个人蹲在树下抽烟，见我到处看，狠狠嘬了口烟说："甭找了，去厕所了。"说完转头看了一眼小护士，又跟我说："你给我搭的什么伴儿啊，一句话都没有，真没劲！"我看雷子挺郁闷，说："你平时不是挺能贫的吗，跟人家搭讪啊。"他白我一眼说："你试试去，整个一冰美人儿。"

我抓住小护士的手跟雷子说："还是你丫不行，我没觉得她多冷啊，要不咱俩换换……"还没说完小护士就挣开手在我身后拧了一把，我躲着跳开了嘴上连忙讨饶说："哪舍得呢，我也就是说说，安慰下雷子。"

小护士白我一眼说："你拿我当慰安妇呢，见谁给谁！"大伙听了哄笑起来，小护士知道说错话把自己绕进去了，红着脸说也要去卫生间了，说着跑开了。

9

两点多在景区的餐馆吃了点饭，几个女人说是刚才骑马没骑够，嚷嚷着还要去。馆子边上正好有个马场，我们就过去看着她们玩，小寒想练练也跟着进去了，剩下我们三个坐在栏杆上抽着烟闲侃。闹了两个多小时他们才出来，刚下来时个个走路都一瘸一拐的。

我们走路回的旅馆。小护士说她最喜欢徒步回家，有一种回归的甜蜜，我说："敢情你都把这当家了，那我们走时就不拉你了，你在这

边找个过得去的郊区农民一嫁，享受你后半辈子的田园生活吧！”她追着我打说：“你试试，再说我还求之不得呢！”

小护士现在高兴多了，基本恢复了正常，看她不闹情绪了我也挺高兴。一回头看见小麦和雷子一前一后拖着腿往前晃，低着头也没句话儿。我跟小护士说：“看他俩实在不搭调，你跟小麦去走走吧，别叫了人出来玩还委屈人家。”说着赶上前面的毛子他们斗嘴去了。

路上大家统一了意见，明天是最后一天假，上午人肯定少不了，不如今天回去看有篝火晚会什么的乐呵乐呵，完了再喝点，明天迟点儿起来，下午去十渡公园转转就收队。

到了旅馆天已经擦黑儿了。一问晚上还真有篝火，但不是免费的，柴火三十块钱一捆，自己到河滩点着玩去，还有烟花。看我们有意思老板说我们还可以找人搭伙儿，火堆越大越有乐子。我们简单商量了下，觉得应该不错，就都回房间去洗了，约着一会儿出来吃完饭就去。

我进房简单洗了洗就出来了，到处乱窜。

我们都吃半顿饭了小寒才磨蹭着到大厅来，嘴里还埋怨着说：“你们怎么也不等我俩。”

看到柴火我们就后悔了，小小的一捆儿，也就两掐子，不过倒是劈柴，这种东西还算耐烧。一看这阵势少了也不够玩，我们一狠心要了十五捆，老板用三轮车帮我们拉河滩上去了。溜达过去我下手就要拆开劈柴搭架子，小寒多了个心眼说等他数数，一数不要紧，十四捆。

毛子说：“肯定让丫孙子顺脚给拉回去了，这么贵还他妈耍这手！”吵吵着就要回去找他算账，被我和小寒拦下了。我说：“出来玩就图个乐子，跟丫生这气干吗，咱又不穷这上面，再说这人生地不熟的。”

毛司令脾气上来了，就是不干，嘴里嚷嚷着说：“我还怕丫孙子了，他还敢打我不成！”我有点不耐烦了，说：“行了行了，你不怕他

我怕还不成吗，你就当那捆柴火我吃了！”毛子看我一眼说：“噎死你！”说完也不闹了。

10

这里的河道依旧沿着山，看来拒马河也是一条肥水，不知曾孕育出哪些没落了的璀璨。

水面没有白天的景区那里宽，水也就比较急，天色完全暗下来了，河水在黑暗中哗哗作响，像是偎在不远处的一个女子低吟着。河滩上断断续续地聚了几拨人，都喧闹着搭柴架准备点火，我们也赶紧七手八脚地摆弄，不一会儿在此起彼伏的欢呼中，一堆堆火点起来了。

大伙儿围着火堆找好位置，我特意面山而坐，不只是为了欣赏隔岸山峦模糊的轮廓，也是因为怕。我从小好水，但对黑暗中的水有一种莫名的抵触，这种抵触是从恐惧中抽离出来，又有点试探的蠢动。能这样把它放在眼前而不是背后，会觉得轻松一些。

小护士试探着轻轻地靠在我肩膀上，我用鼻子蹭了蹭她的头发，转头朝对面看了过去。刚从火堆移开的视线还不能适应那里的黑暗，只是深灰色的一片纠缠在一起，过一会儿眼前慢慢清晰起来了。

灰白的是河水，灰黑的是山峦，河水在夜的遮盖下弯了身子靠着山脚蠕动。耳边不时传来稍显刺耳的阵阵水花声，我猜想山脚下应该是有一块突石挡了河道，不知再过多久，也许是几十年，也许是几百年，或者更长，那突出的石头终将磨化成躺在水底的细沙。

水上的山应该是深色的灰岩，此时如同卧倒的汉子，听着脚下它的低吟慢慢睡熟。这山和水本是一对恋人吗？一个念头忽然闪过我脑海。

我正沉沉地想着，忽然听见有人喊：“月亮出来了！”抬头望去，我刚挪开视线的山此刻如同远在天的尽头，一拱青白正慢慢延伸出浑圆的曲线，想想现在应该是月中了，那么也就不必担心会有突来的残

缺。一愣神的工夫一轮满月已跳了上来，像是调皮地伸展着身体，遮不住的媚态。

再看去，山汉子仿佛惊醒了，也在这漫漫泼洒的银光中缓缓展现出轮廓。我忽然很恨这月亮，她是那披着妖媚的艳女吗？扯着她骄傲的银纱惊了河与山那一帘温润的梦！

再听去，那河的低吟起了变化，能隐隐觉出它的愤怒，仿佛伸展着肢体想警示月的突来，求回山汉的怀抱。

可怜如你，我想，盘伏于地尚可一笑千里，此时要去惊那天上的月岂不是徒然？而你又为何舍得那畅怀于你的土地，偏偏恋上那看似身旁，却远在之上的山峦？

忽然眼前一亮，不知什么时候，不远的人群放起了烟火，胭脂般的色彩在头顶盛开，宛若神人抛撒下来的艳丽花朵，先前那月的银色也暗淡下去了，伴着满是欢腾的呼喊，沉寂了片刻的天地又热闹起来。

我拍了拍小护士，动身站了起来。

抛却周围的喧嚣，寄神于那一片山河月，虽不问纸香墨飞，落寞之感却悄然而生：我想我更应该是一团将燃尽的火焰，月光下放肆地开满了花，朵朵是我绝望的欢愉……

第六章　朋友妻可戏（1）

我做梦了，梦中我在空中飞着，掠过寂静的山水，掠过喧嚣的都市，所有的事物从眼底擦过，我甚至看见了一座大厦楼顶有两个男人忘情地激吻着，但是马上，开始的喜悦随着想降落却不能而渐渐变成恐惧，我张开嘴大声地求救，忽然觉得一只手滑过我的脸，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1

我们围着火堆聊天，毛子的女友徐芳提议轮流唱歌。几个女人反响很是热烈，男的都低着脑袋不说话。她们劝了一会儿看我们几个还是不动摇，就自己扯开嗓子唱上了。

小护士抢着要先来，张嘴就唱，是孙燕姿的《天黑黑》。她嗓子比较细，唱得不是很像，但纤细的声音在忽明忽暗的河滩上游离，也别有一番味道。

接下来是徐芳，她说想来首《爱不分》。我摇摇头说不怎么熟悉，雷子伸手捅了我一下想跟我说话，我没理他。

徐芳一开口大家就忍不住鼓掌，还真不错，嗓音很明亮也很有感情。她见好不收连着唱了两遍，我是鼓掌拍得手痛，毛子是乐得嘴都合不上。

小寒一看毛子露了脸有点嫉妒，就往前推他女友说："你也去给我挣点面儿。"他女友扭捏着说："不行不行，我歌唱不好，也就是听听热闹。"

小寒心有不甘，推搡着非让她出去唱。毛子在一边得瑟着跟他女友说："你以后得记住了，光歌唱得好不行，你得跟人家学学谦虚！"

小寒的女友下定决心站了出来，问我们想听什么，我接过话说就来个陶晶莹的《太委屈》吧。结果她一开口我就后悔了，挺好的歌给糟蹋了。

这闺女平时说话声音听着还行，一唱歌就露馅了，说白了就是五音不全，低的听不出调，高的上不去，跟有人掐她嗓子似的。

大伙儿都别过头悄悄地乐，估计她自己也有点受不了，唱了一段一扭腰就不唱了，说这两天嗓子疼呢。

小寒脸上不怎么好看，我们赶紧鼓掌，嘴上一个劲说还行还行。小护士拿我们几个爷们儿当替罪羊："就是，有歌听就不错了，好歹人家还唱了，跟你们似的压根不敢张嘴才丢人呢！"

大家目光转了一圈都落小麦身上了。小麦看着我们有点羞怯："几个姐姐都唱得那么好，我就不上去丢人了吧。"大伙听了都不答应，雷子站起来起哄："快上去吧，是骡子是马也得拉出来遛遛啊！"

我给了他一下告诉他那话是专门用来形容男人的。小护士一听来了精神，说："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是专说男人的，你快给我讲讲。"我刮了刮她鼻子说："一会儿回去我给你讲，你一下就明白，现在先听歌吧。"

小麦穿着一件黑色的风衣，站起来清清嗓子开始唱。听完第一句大伙儿就都愣住了，她唱的是枪炮的《Don"t Cry》，这歌儿本来是罗斯唱的，沧桑却毫不沙哑的男音，似若低低的呻吟，听起来仿佛能击穿脆弱的灵魂。

小麦的嗓音带着一点慵懒的沙哑，落寞之中又夹杂着些野性，我想了半天觉得只能用性感形容她的嗓子，没有丝毫躁动的性感。在闪烁的火光中，我看不清她的脸，但是她唱出的每一个音符都丝毫不漏地传进耳朵里，那种声音没有躲避不及的穿透力，却像是一种淡淡的抚慰，安静地抚平心中每一丝褶皱。

2

我们都忘了鼓掌，低头默默地听着。时间仿佛过了很久，心神慢慢地沉静下去，再听不到周围的喧杂，耳中只剩下小麦带着淡淡忧郁的声音，我手指跟着她的节奏击打在柔软的沙土里，仿佛缓缓进入了梦境……

等我回过神来时，她已经唱完了，捋了下垂落的头发看着大家，黑色的风衣在夜晚河岸的微风里裹起她娇小的身体，衣袂翩转，宛若不着烟火的暗夜精灵，看得我又呆了……

毛子领头鼓起掌来，大伙儿刚睡醒似的回过神赶紧跟着鼓掌。小寒吵吵着说："小麦你深藏不露啊，早知道咱还郊什么游，直接上钱柜听你唱歌去，也洗洗咱这脏了吧叽的灵魂。"小麦笑了笑，带着几分羞涩轻轻欠了下身子。毛子咂咂嘴说："你看人家这素养，看得我……"话没说完被他女友一巴掌打回去了。

夜深了，湿气穿过身下的沙土反了上来。坐着有些凉，我们就站起来绕着渐渐暗下去的火堆玩，不知道谁起了头开始唱起《让我们荡起双桨》，大伙拉手围着火堆都跟着哼哼起来。

火堆渐渐地熄灭，大伙也累了，都有回去的意思，一行人往旅馆溜达。

路上小护士拽着我胳膊说："强哥你是不是看上小麦了？"我愣了下神，说："你说什么呢，我就是觉得她歌唱得不错。"她缓缓地说："小麦是我领来的，虽说我不是你女朋友但你千万别拿她伤我，我受不了。"

我停下来看着她说："你说什么呢，我怎么会伤你呢，再说我跟她啥也没有，我也压根儿没想有啥。"小护士在我脸上轻轻亲了一口没再说话，拉着我在队伍最后慢慢溜达……

走了一段，雷子忽然开口唱起了汪峰的《晚安北京》，我和毛子也跟着吼起来。这首我们曾一度挂在嘴边的歌儿，在郊区的夜晚回荡着，唱也好，听也好，让人止不住地伤感。脱离了愤怒的呐喊，歇斯底里的发泄，仿佛击穿了所有的遮掩，往日夜幕下的情景历历在目，伤感也好，快乐也好，都在嘶哑的吼声中，烟消云散……

3

回到住处，我们去前台要了两件啤酒，本来还想再叫两个炒菜，服务员半睁着眼睛说："厨师都睡下了，要不我给你们喊去。"我一听

连忙说算了，心想人家都睡下了还给叫起来，一不高兴再给我们往菜里加点额外的作料我们可受不了。毛子去车里又拿了四瓶他的随身装备，说今儿要好好地高兴高兴。

我们在我和雷子的屋里喝，小寒不知去哪弄了一大袋子花生米回来，大家又凑合起自己屋里剩下的零食，把床挪开围着圈儿坐地上就开喝。

这场景让我想起上大学的时候。那时没钱总下馆子，周末大家凑点钱买点儿花生米，一人抱着几瓶啤酒坐在阳台上，不知不觉就能喝到黎明，等灰白的天色开始蔓延，街上不知不觉嘈杂起来时，头也晕乎乎的了，回屋爬上床一觉能睡到下午去。

雷子学校离我们不远，常来凑热闹。这小子每次来了必然喝多，然后就理直气壮地跟我挤在一张床上睡觉。冬天抢被子两人都冻得够呛，夏天就挤出一身的臭汗，后来我弄了个大海绵垫子，他一来我就得打地铺。

那些吵吵闹闹的大学场景常常在脑子里浮现，但到了真想仔细回味的时候，才发现都已经成了难以触及的久远。

我问小护士一会儿是不是出去活动下，她说累了不想动，喝一会儿就回去睡了，说完补偿似的在我脸上亲了一口。我不怎么高兴，心想大老远跑到这儿是禁欲来了。

想着“野餐”泡汤了，心里不怎么高兴，我就不停地张罗着喝酒。小护士看我不停地喝，说：“强子你悠着点啊。”我有点儿赌气地说：“你甭管我，反正一会儿就是睡觉！”她说：“你再这样我也喝！”我听她这么说便给她倒了杯白酒跟她碰，她也不含糊，一仰脖就下去了，呛得直咳嗽。

这丫头还真跟我较上劲了，啤酒喝下去三四瓶，又喝了两杯白酒，靠在身后的墙上神色迷离，眼看就要顶不住了。小麦起身拉拉小护士想把她送回房间去睡。小护士甩开小麦大着舌头说：“我才不呢，我又没喝多，一会儿跟你一起回去！”

小麦估计喝了也有四五瓶啤酒，但没看出她怎么醉，低着眉目靠在我对面墙上，有人问她话就答几句，别人说笑话也跟着笑笑，我观察了她一会儿，发现有人讲段子时她小脸儿红彤彤的。

毛子和雷子都矫情着对方不下酒，两人彪劲儿上来了，抽牌比大点儿，输的罚一杯啤酒或一口白酒。刚消停一会儿，两人又吵吵着骂对方耍滑头。小寒和徐芳混熟了，两人唧唧喳喳的也不知道说着什么，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第六章　朋友妻可戏（2）

我回头看看，小护士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睡着了。

我怕她着凉，把她抱起来放到床上，刚坐回去就被小寒拉着。我俩边聊边喝，看着毛子和雷子呛呛，他俩不一会儿就喝多了，毛子开始之乎者也地文言，雷子胡搅蛮缠给他纠错……

4

小寒跟我又喝了一杯，问现在几点了，他女友看看表嘟囔着说都两点多了……小寒站起来就要走，说累了想回去睡了，毛子和雷子不同意。

我也站起来催他俩差不多得了，明天还要出去玩呢。

这两人现在拧成一股绳了，嚷嚷着说："嫌我们吵就直说啊，我俩换屋喝去。"说着拎着酒瓶子就站起来。

我看他俩都喝高了懒得纠缠，说："那你俩赶紧找地儿继续去，我是得睡了。"两人闹腾着晃了出去，小寒两口子也收拾着要回屋了，我试了试想把小护士抱回她房里，自己脚下也有点不稳，抱不动，转身跟小麦说："你去把东西拿过来就在这屋睡吧，一会儿我跟雷子睡那边屋去。"

收拾好躺下时看了看表，都凌晨三点了，心想明天也没什么精神玩了，迷迷糊糊刚要睡着就听到有人敲门。

我心想肯定是雷子这孙子，门又没锁，进来不就得了。我说："门开着呢没锁。"听见门外说："强哥是我。"我一听是小麦的声音，以为出什么事了。我赶紧跳下床去开门，走到门口想起来自己裤子都没穿，又手忙脚乱地折回去拿裤子套上。

开门见小麦穿着睡衣站在外面，头发还是湿的。我说："你这是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她捋了下头发说她把小护士弄好就洗澡去了，等她出来一看，雷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了，还躺地上睡着了，叫了几声也叫不醒，过来找我帮忙。

我揉揉头，有点飘，我说：“你胆子挺大，洗澡也不关门。”说着回身掩上门跟她过去了。

进去时雷子正在那迷迷糊糊地说梦话呢，我叫他几声也没反应，推了推还是那德行，再给他一脚，这小子哼了一声就滚到墙角去了还是不起来。我没辙了，看看小护士，她睡得正酣，不知梦到了什么好事，嘴角弯成一道弧，脸红红的一如我第一次见到她时的模样。

回过神我问小麦困不困，她说还行，以前常熬通宵。我说：“那你穿上衣服跟我到外面坐会儿吧，现在都在酒劲上，任谁也叫不醒。”她没说话点点头披上外套跟我出去了。

我们去了楼下院中的长廊里坐着。白天我看过，这个长廊是用水泥打造的，刷上白漆，乍看上去好像汉白玉架的，上面密密实实地缠着长藤，藤杆儿已经开始发绿了，只是叶子还没长出来多少。

我坐在石台上，示意小麦坐在旁边的藤椅上。她挽了下外套坐下去，我俩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我知道她是外省一个师范学校毕业的，在北京一家杂志社工作两年多了，从到北京来就跟小护士租住在一起，两人慢慢就成为好朋友。

像无数的北漂族一样，她来到这座传说中的梦想天堂时，也带着大展宏图的理想，却在现实的一次次碰壁中最终只能低头把梦缩小，学历不够，又是个女孩，似乎没有太多的时间容她去打拼，因为对这些赤脚的年轻人，向着高远理想的打拼往往是要以放弃追求平稳生活为代价的。

我问她还有别的好朋友没，她说还有个姐姐在北京，朋友就没有了，她自己工作忙，性格也不够外向，在北京除了小护士还真没什么说得了话的朋友，再就是那些貌合神离的同事了。

5

初春的夜里还是很凉的，我刚才的酒劲也下去了一多半，身子有些发抖。一轮满月正在当空，银色静静地洒下来，让视野里的一切看

上去平添了几分神秘，角落里早醒的虫子嘶哑着低鸣，仿佛要借此褪去一个冬天的沉迷。

看着小麦安静地坐在那里，不时用手搓着胳膊，样子特淳朴可爱，我不知自己怎么了，忽然就跟她讲起了宣宣来。

她静静地听着，不怎么插话，碰到我听似询问的语气时，她就抬头看我一眼，我可以看清她脸上淡淡的笑却听不到她应声，然后我还自顾自地接着说下去。

说到我去石家庄找宣宣未果，给她的信箱留言时，小麦忽然开口问我："强哥你一直在等她吧？"可能是长时间的沉默，她说出这句话时前半句有些喑哑，但我还是听清了。笑了一下，我没回答她，抬头看向院墙外模糊的轮廓。

我说其实我从小就怕黑，一黑我就心慌，感觉好多东西特遥远，我怎么够怎么追都碰不到；我说其实我特傻，什么事都硬挺着，小时候老爸怎么打我我都不哭，我就是不想让他看见，等他累了住手了我再找个角落号去；我说我其实挺笨的，什么东西都往怀里搂，等搂满了才知道没几件是我想要的，而我想要的就再也找不到了……

我的声音越来越低，到最后自己都不知道是不是发出了声音，是在说给小麦听还是自言自语，但是我知道，我的眼泪已经流下来了，嗓子拼命地压抑着不断汹涌的哽?……

忽然一只手轻轻落在了我头上，我抬起头，小麦一只手摸着我的头，一只手来抹我脸上的眼泪。月光下她轻抿着嘴巴，眼里竟也是若隐若现的潮湿，我仿佛找到了流失已久的角落，泪水肆无忌惮地落下来。她犹豫着将我轻轻搂到了身前，我在她怀里不再有丝毫的克制，马上抽泣成声……

等我渐渐平静下来，小麦开口幽幽地说："强哥，其实我一直都装在心里不敢说，我怕你想多了，从我第一次看见你开始，每次看见你心就疼，明明你是那么意气风发，可我就是觉得你满肚子的委屈全遮盖在什么都无所谓的外表下……"她的声音听上去有些潮湿，喃喃得像

是一种诉说，我忽然觉得这种口气如此熟悉，耳边仿佛呵气如兰，似乎有人曾这样轻轻对我说过。

抬起头去看小麦的脸，忽然觉得这个我甚至还不知道真名实姓的女子眉目间对我来说是如此亲切，或者说是熟悉。

小麦轻轻地叹了口气说："强哥，我们回去吧，出来好久了。"我说是很久了，我觉得像一个世纪那样漫长……

6

我送小麦回房间伸手去拧门锁的一刹那，忽然无来由地感觉心里一阵莫名慌乱，伸出的手仿佛失去了所有的气力。

忽然我听到了一些声响，脑海里闪过一丝惊恐，手上一用力拧开房门冲了进去。

打开灯，突来的光亮刺得我眼睛生疼。白色的光圈消失后，我像被雷击中般定在那里。

两具白花花交缠在一起还没来得及分开的肉体慌乱地拥着彼此，随之而来的是两张惊恐滑稽的面孔。一个迅速拽过被子遮住自己不再动弹，一个睁大眼睛看着我刚要发出声音又莫名地哽住，慌乱地回头去看刚刚在黑暗中交织在一起，现在在刺眼的灯光下用被子遮住脸却裸露着大半个身子的她，再回头看我时眼中是说不出的黯淡。

我喉咙紧得要命，发不出半点声音，一股夹杂着愤怒、不解、嘲笑的冰冷贯彻全身，我的腿失去了知觉，挣扎着想伸出手扶住墙，却丝毫动弹不得，只得由着身子缓缓向墙壁倒去。

紧跟进来的小麦用力架住了我，同样惊恐地瞪大了眼睛。

床上一直看着我的雷子忽然回过神来，转身划拉着衣服跳下床向门口踉跄而去，同时床上的小护士仿佛刚从噩梦中惊醒，一声歇斯底里的尖叫。

我呆立片刻的身子终于有了一瞬间的力量，想也没想便抄起脚边的啤酒瓶往门口甩去，压抑在喉咙许久的一口气终于冲了出来："滚！"随着瓶子爆碎的闷响，身子重重倒在了地上……

第六章　朋友妻可戏（3）

7

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另一个房间的，靠着床坐在地上，每喘一口气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吸到底，仿佛不这样就要窒息。接下来是毛子和小寒半睡半醒的脸孔出现，在房间里慌乱地踱着步，气急败坏地大声嚷嚷着什么。

他们的声音离我如此遥远，我瞪大眼睛看着那一双双激烈碰撞着的嘴唇，声音到我耳边却是细若蚊蝇，但依旧刺得我脑袋一阵阵地疼痛。

我痛得狠狠皱起了眉，小麦伸手一次次为我抹平，我伸手抓住她的胳膊，用力地握着，她强忍着疼用另一只手在我脸上轻轻触摸。

我使出全身的力气对她说："让他们走，我想静静……"

小麦站起来挡住不停晃动着的毛子，不知和他说了句什么，毛子在我跟前蹲下，搂着我的脖子用额头顶住我的额头，我看见他的脸上也有两条干涸的泪痕，他跟我絮叨着说了些什么然后看着我，我挤着脸上的皮肤笑了笑，他站起来跟其他人挥挥手，一起朝门口走去……

所有的人都走了，周围静得出奇，最后我终于在一阵疲软中昏昏沉沉地睡去……

我做梦了，梦中我在空中飞着，掠过寂静的山水，掠过喧嚣的都市，所有的事物从眼底擦过，我甚至看见了一座大厦楼顶有两个男人忘情地激吻着，但是马上，开始的喜悦随着想降落却不能而渐渐变成恐惧，我张开嘴大声地求救，忽然觉得一只手滑过我的脸，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是小麦，她见我醒来满脸的欢喜，把一杯水递到我嘴边。我摇摇头，推开水杯，看见她布满血丝的眼睛忽然想起了什么，伸手摸了摸她的头，起身要下床，一抬头就觉得脑袋里好像有一根倒置的针随着我的动作插进了脑袋，跳动着刺痛，眼前一黑又重新倒回枕头上……

毛子来了，跟小寒一起把我放到背上，背着我出了房间，把我放在车的后座上。小寒去前面打火，车门开了，小麦坐了进来，搬起我的头放在她腿上，用手指轻轻梳理我纠缠在一起的头发。

午后的阳光从车窗外照进来，我还是觉得浑身发冷，小麦觉察出我在发抖，便脱下外套盖在我身上。在车身轻微的摇晃中，我慢慢又失去了知觉……

8

躺在医院里，临床的一个小男孩大声哭叫着，跟大人的哄劝声和喝斥声混作一团，刺得我头疼，转过脸，声音还是一样的刺耳，心里却不再那么烦闹。

眼前的床柜上放着一束黄玫瑰，那种颜色对于现在的我，过于刺激，我紧紧地闭上了眼睛。这种花的花语是道歉，大学时有一次我把宣宣气坏了，就是在花店老板的指导下抱着一束黄玫瑰在她楼下站了一个下午。此时眼前摆着这样一束花，我无力去猜想它们来自谁之手，只是看了心里莫名的慌和疼。

正好姐姐进来了，我让她把这花扔了去，她不明所以："挺好的花扔什么？你不爱看我摆家里去。"

"扔了去，哪也不摆这脏东西！"我一声大吼惹得全病房的人都看我，背后那个小男孩此时也不哭不闹了。姐姐看我一眼，说："发什么脾气，再吼你还得在这多住两天！"说着拿上花出去了。

我无法克制，想起了雷子，跟我一起玩泥巴长大的发小，无话不谈的铁子。记忆中一起打闹戏耍的片段让我感到瞬间的温暖，但马上被那天夜里的一幕遮盖，随之而来的是一阵脏乱，我在心里默默地说别了，我曾经的兄弟……

忽然想起我在洗浴中心那次，他站在门口冷冷地看着我衣不遮体地丑态百出，那时他的心里是否曾像我一样慌乱？不会，我想，无关痛痒的观望龌龊与切肤之痛的目睹肮脏之间隔着不可跨越的沟壑……

我从小到大第一次得了肺炎，还有轻微的并发症，整整在床上躺了四天，打了一周的点滴，不停地抽血化验和手背上麻乱的针眼让我焦躁不已。终于带上医生开的一大袋子药离开医院回到了家里。

晚上老妈给我熬了皮蛋粥，我当着她的面儿一口气喝了两大碗，她在一旁一边给我吹冷一边不停地抚摸我的头。

老爸回来一看我喝皮蛋粥就跟老妈嚷嚷："你怎么这点常识都没有，他现在怎么能喝这个呢！"老妈也不示弱，又是打电话又是上网查，看我到底能不能吃这个，看着他俩热热闹闹地斗嘴，我心里暖暖的，又说不出的失落。

电话响了，我看是毛子的就没接，心里怕他会和我说些什么，又或者只是自然的逃避。我住院时他和小寒每天最少一趟地跑来看我，我一听见他的动静就装睡，听着他们在一边跟老姐焦急地问这问那。有一次不知怎么的，我心里一软，眼睛就湿了，赶紧假装翻身把眼泪擦在枕头上。

这边电话刚消停，家里的电话就响了，我没多想拿起来就接了。

还是毛子的，我看一眼来电显示，他不是用自己手机打的。他在那边用少有的温柔语调嘘寒问暖，又说来家里看我又说等我好了给我洗尘，我笑笑说："我都这样了，也沾不上什么尘了，等我能动?了找你吧。"毛子没再多说，寒暄着挂了电话。